

周禮正義

冊七



周禮正義卷四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而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

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

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祝六祝六祝之辭者

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六祝六祝六辭

告神之辭命有此六者辭者詞之段字詳後疏云祈福祥求永貞者

賈疏云禱祈者皆所以祈福祥求永貞之事按一曰已下其事有六

祈福祥即三曰吉祝是也求永貞二曰年祝是也今特取二事為總

目者欲見餘四者亦有此福祥永貞之事故也注云永長也者爾

雅釋詁文云貞正也者廣雅釋詁同云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者賈

疏云經祈福祥求永貞祈亦求也今鄭云求多福即經祈福祥也歷

年得正命即經求永貞也詒讓案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

瑞安孫詒讓學

本稟己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

命此得正命猶書洪範五福曰考終命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日曆巫

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蚩征庶虞草又公

冠篇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使王近於民遠於年並與求多

福歷年得正命之義合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者先鄭釋此六祝

自年祝外並依小祝祝號為說獨斷說大祝六祝之辭與先鄭同惟

周禮正義卷四十九

一中華書局聚

周禮正義卷四十九

一中華書局聚

一中華書局聚

一中華書局聚

云順祝願豐年也蓋傳寫之誤云年祝求永貞也者與後鄭云求歷年得正命同小祝無求永貞則六祝少其一故先鄭依此經補之云

吉祝祈福祥也者據此經及小祝皆有祈福祥周書武順篇云禮義順祥為吉說文士部云吉善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左傳成十六年

孔疏引李巡云祥福之善也是吉與福祥義同云化祝弭災兵也者小祝云彌裁兵此作弭災者亦注用今字之例詳彼疏弭災兵豫化

之使不作故謂之化祝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亦據小祝文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云瑞應也風雨應時是謂之瑞爾雅釋天以甘雨

時降為祥瑞祥義同云策祝遠罪疾者亦小祝文彼罪作舉此注用今字也詳甸師疏策正字當作冊獨斷作策策即策之俗內史策命

不作策疑此經乃傳寫之誤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策祝蓋亦多文辭必書於簡策以告神故特以策為名國語晉語云川涸山崩

策於上帝韋注云以簡策之文告于上帝此遠罪之策祝也書金縢周公為武王禱疾云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史記魯世

家冊作策集解引鄭書注云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此遠疾之策祝也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

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史記周本紀亦說武王克殷祭祀使尹佚策祝告受命然則策祝不徒遠罪疾矣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

祈禱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禩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造書亦或

為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禴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禴爾雅曰是類是禴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

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
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月
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
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玄謂類造加誠
肅求如志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祭如日食以
朱絲縈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穢滅無光
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禴謂六祈以同鬼神而者
未聞焉造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謂內外常祭之外別有
此祈禱告祭之事其別凡六也天地宗廟大祀唯有類造社稷以下
則六事通有之祈禱必特為祝辭與常祭不同故此官職之注云
祈禱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者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口
部云槩聲槩槩也漢書息夫躬傳顏注云槩古叫字爾雅釋言云祈
叫也一切經音義引孫炎注云祈為民求福叫告之辭也郭注云祈
祭者叫呼而請專案鄭即用雅訓而字小異釋文云槩音叫是也又
引劉昌宗音禱則以槩為禱之借字非鄭意也但鄭為此訓者以經
云六祈祈者以號呼告求為義故云有災變實則六者之中類造兼
為因祭則不必為祈災之祭但祈災六祈通有而因祭則惟有類造
鄭據多者為釋耳其內外常祭則無此祈法故禮器云祭禮不祈注
云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孔疏引鄭志答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
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答云
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為言之主於求
福豈禮之常也是鄭說常祭祀無祈法也云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
六禴作見故以祈禮同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祇也下並同樂記注
云同合和也天神人鬼地祇不和謂與人不和協則降災厲故以六
祈祭告和協之此與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之同義略同六禴作見
據洪範五行傳文彼云六沴此及疾醫注引沴作厲者厲沴聲近義

通詳疾醫疏然此亦鄭就經同字為訓實則此六祈兼有因祭亦不
必見六禱而後有此祈事也云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
造書亦或為造者以竈為七祀之一祈禱不專在竈故依聲類破竈
為造而擬其音則如造次字也段玉裁云竈從龍聲造從告聲古音
同在尤幽部竈者古文假借字也徐養原云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
物也廣雅竈造也此訓竈為造作之造與子春之說義雖異而音則
相近云造祭於祖也者下文云大師造於祖是也王制云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注云類宜造皆
祭名其禮亡孔疏云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
至七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
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
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
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所
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案據孔引白虎通及皇侃說則造於
禰仍當造於祖實則祖禰散文亦通稱此後文云大師造于祖又云
大會同造于廟此與王制天子將出造於禰義相應曾子問云諸侯
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反必親告于祖禰此
與王制諸侯將出造于禰義亦相應彼此互證知告祭祖禰通謂之
造矣段玉裁云說文禰部有禘字云告祭也疑即造字鄭司農云類
造禘祭攻說皆祭名也者賈疏云以其祈禱皆是祭事按後鄭類造
禘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用幣非祭亦入祭科之中云類祭于上
帝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據肆師類造上帝及本職下文大
師類上帝為說然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是
人鬼地示並有類類非徒祭上帝也先鄭說未咳引詩曰是類是禱
者大雅皇矣篇文毛傳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禱引爾雅曰是類是禱
師祭也者釋天文郭本類作禱注云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禱於所征

之地引此二文者先鄭以此類與造同爲告祭與小宗伯四類異故證明之引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者詩大雅縣篇文毛傳云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此引之者爲下引司馬法冢社起義也依毛義則凡宜祭竝於大社晉書禮儀志引摯虞議謂宜社於王社非也互詳大宗伯疏引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者亦釋天文彼卽釋縣詩之義此六祈無宜先鄭欲兼釋下文宜社故并引之詳後云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者此本職下文先鄭因釋造類二祭故牽連及之也案此六祈雖不專爲師祭而師祭亦疎於其中故先鄭直據下文爲釋後鄭亦但增成其義不謂此六祈無師祭也賈疏泥後鄭有災變告神求福之文遂謂出軍之祭自是求福此經六祈皆爲鬼神不和同設祈禮以同之不得將出軍之禮以解之故後鄭不從非也引司馬法者並仁本篇又彼云告于皇天上帝卽所謂類上帝也禱於冢社卽所謂宜於社爲古文大誓亦云宜于冢土冢社卽大社在王宮之左者也造於先王卽所謂造於祖也與此下文正合故引以爲證賈疏云將用師三字司農語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者依春秋左氏說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昭元年左氏傳云鄭子產聘晉侯有疾問於子產子產對此辭按彼傳文禱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孫志祖云據疏當作水旱禱疫之不時兼有斃人注可證今本作災是後人據左傳改案孫校是也孔繼汾段玉裁說同並詳斃人疏云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者類造施於大神大鬼大元禮宜加誠肅但求如志而已不敢有它也云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者禴祭並是禳災之祭故直告以時有災變求其消弭其禮殺於類造也金鶚云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是禴之祭主於禱疫祭之祭主於水旱云攻說則以辭責之者論衡順鼓篇云攻責也責讓之也廣雅釋詁云說論也謂陳論其事以責之其禮尤殺

也淮南子泰族訓云雩兌而請雨宋本許注云兌說也則請雨亦有說矣云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者賈疏云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公羊傳云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闔恐人犯之故繫之何休云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闔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繫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亦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鄭引公羊傳者欲見祭是繫之義案鄭言此者亦補先鄭義謂日月星辰山川之外又有社稷之祭也今本公羊經注繫並作營鄭賈引作繫與公羊釋文所載一本同春秋繁露止兩篇亦云以朱絲繫社十周疑西漢公羊師讀如是但鄭此注釋繫為繫絕人祭門用瓢齋注云繫謂營繫所祭又釋為營者繫繫營聲義並通鄭各舉一端為釋義得兼舍也又繫有二有有常時者黨正春秋祭繫是也無常時者遇災而祭日月星辰山川社稷國門及翦氏之攻繫是也此繫亦通咳之矣云攻如其鳴鼓然者謂救日食有鳴鼓也春秋繁露精華篇云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踐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是其義也引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者蓋亦出春秋繁露今本殘缺無此祝辭任昉文章緣起謂祝文始董仲舒祝曰蝕文疑任氏猶見其全文此蓋董子所私定賈疏謂是漢禮非也廣雅釋訓云炤炤明也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注云大明日也公羊莊十七年傳齊人犧于遂犧者何犧積也何注云犧者死文犧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日食光亡有若死然故云熾滅無光也云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者日食為月掩日故云陰侵陽卑侵尊云是之謂說也者說文言部云說說

釋也此救日食辭是正言以責陰即六祈之說也依鄭此說則日食兼有禱攻說三祈庶氏除毒蠱以攻說禱之翦氏除蠱物以攻禱攻之彼各兼二祈亦其類也云禴未聞焉者以此職及女祝雖有禴然不詳其禮它經又無用禴之文故云未聞云造類禴祭皆有牲者賈疏云按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雩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造皆亦有牲故云皆有牲也案造類賈疏述注作類造與經文敘次合祭法及詩大雅雲漢孔疏引此注亦同今本並誤倒造有牲詳後疏云攻說用幣而已者賈疏云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既云天災有幣無牲其類禮以亦是天災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其災成之後即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是也案賈說非鄭意也春秋莊二十五年經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非常也穀梁傳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又是年經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傳云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穀梁云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公羊並無譏用牲之文則日食大水左傳皆謂不當用牲公羊則否左傳昭元年杜注及孔疏引賈逵說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說並謂祭祭唯用幣皆依左氏義也依鄭上注以日食朱絲縈社說祭而聖人注又引大水用牲之文以說祭門是鄭謂祭社縈門並有牲與公羊說略同祭法疏引何休膏肓云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為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今案依鄭箴膏肓說則又從左氏義以祭社為不當用牲與此注義異賈孔強圓其說謂災初見時無牲災成之後有牲復與左氏義不合黃以周據詩雲漢謂水旱之祭有牲春秋用鼓于社于門為攻禮攻有幣無牲故傳云爾非祭禮然也案黃說較通足釋

鄭何之紛矣又錢大昕云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得知得罪於上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則說之禮殷人已有的矣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案依錢說則攻說亦有牲又不徒造類禴祭矣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

六曰誄

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為命禘謀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

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

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

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懋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孺孺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

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云誥當為告書亦或為告玄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

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

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

稽首君子謂之善疏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此以生人通辭頌善禱是禱之辭為文與上六祝六祈主鬼神示言者異表記注

云辭所以通情也賈疏云此六者惟一曰稱辭自餘二曰已下不稱辭而六事皆以辭目之者二曰已下雖不稱辭命誥之等亦以言辭爲主故以辭苞之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者段玉裁云故書作祠於六辭義不相涉司農以其聲類改爲辭二字皆在古音之哈部也又案經文祠字當是辭之誤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玄謂辭命六辭之命也是則古書辭作詞之證說文辛部曰辭說也從巛辛巛辛猶理辜也此文辭之字也司部曰詈者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此發聲助語及摹繪物情之字皆謂之詈也案段說是也依後鄭義此六辭皆生人酬接之辭故此先鄭破祠爲辭後鄭亦從之云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諝草創之者憲問篇文何氏集解引孔安國注云裨諝鄭大夫名也阮元云疏中引注作卑葉鈔釋文及余本載音義皆作卑案漢書古今人表作卑詒讓案羣經音辨及後漢書皇后紀李注引風俗通亦作卑與賈疏述注同今本作裨蓋依何氏集解本改之論語爲命卽謂聘會往來使命之辭此命與彼同故先鄭引以爲釋也命亦通謂之辭命故大行人注總云六辭之命矣云詒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者書敘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案書序盤庚不言誥左哀十一年傳伍子胥引作盤庚之誥故先鄭據以爲說尚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是馬亦以盤庚爲誥也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盤庚上篇云古先哲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是也云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謂康誥以兄誥弟盤庚以君誥世臣卿大夫與經云通上下親疏遠近義合也此通上下親疏遠近統君臣邦國家族言之賈疏謂苞父祖子孫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則偏據一家

為說與經注義違不可從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
 為其命也者胥命上疑當有若字昭十一年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
 戚叔向曰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言王官之伯會諸侯以命事
 也又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傳云不盟也公羊傳云胥命者
 何相命也此皆諸侯會而自相命之事先鄭意此六辭之會即為其
 辭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之者見昭四年楚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
 周穆王有塗山之會以此觀之胥命于蒲與會有異今先鄭以胥命
 解會於義不可故不從云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者
 謂若小宗伯云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亦又云王之會同軍旅
 甸役之禱祠後鄭注云求福曰禱此大祝為其告神之辭也引春秋
 傳曰鐵之戰以下者賈疏云按哀二年左傳衛靈公卒六月乙酉晉
 趙鞅納衛太子于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
 禦之衛太子為右衛太子禱而為此辭凡祭外神皆稱會孫皇君也
 衛得立文王廟故云君祖文王烈祖康叔者衛之始封君有功烈之
 祖勝鄭伯名助范氏亂故云亂從午晉定公名范氏等作亂與君為
 難故云在難蒯賈與趙鞅為車右車右執持戈矛故云備持矛焉三
 祖謂文王康叔襄公戰不克則以為三祖羞辱詒讓案無破骨無面
 夷今本左傳作無折骨無面傷國語晉語晉惠公與秦戰於韓其誓
 有無面夷之文疑先鄭誤記也云若此之屬者謂六辭之禱即衛太
 子所禱之屬是也先鄭誤以此禱為告神之辭故後鄭不從云誄謂
 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者誄累聲類同大史讀誄後
 鄭注云累其行而讀之荀子禮論篇云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楊
 注云誄其行狀以為誼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
 也墨子魯問篇云誄者道死人之志也凡作誄必先讀誄其事本通
 於上下大史大喪讀誄謂誄先王也此大祝六辭主為王誄羣臣故
 云賜命也引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以下者並哀十六年左傳

文今本左傳閔天不淑作旻天不弔嬛嬛予在疚作斃斃余在疚杜注云仁閔覆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愁且也俾使屏蔽也疚痛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此引以證君誄臣積累德行以賜命之事也阮元云釋文嬛嬛求營反在疚九又反不出予字按左傳予作余此注余一人亦作余陸本或無此字案阮說近是說文女部嬛字注引春秋傳正作嬛嬛在疚無予字許鄭所見本疑同惠士奇云說文誄諡也諡行之迹也諡以誄成故誄訓爲諡則誄必有諡然魯莊公誄縣賁父哀公誄尼父未聞有諡康成謂哀公諡仲尼爲尼父蓋以字爲諡賁父尼父皆是也案惠說是也誄與諡事相因詳大史小史疏云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者統釋上辭命六者謂皆須用文雅辭令不可質陋故以大祝官主作之取其閑習也胡匡衷云古者通謂掌文辭之官爲史故祝燕禮大射稱祝史聘禮記云辭多則史是也云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論語述而篇云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集解引孔安國云誄禱篇名也說文言部云禱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引論語誄作諷此與誄訓諡義異案先鄭前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者乃誄之本義謂施於死者以作諡也此別一說引論語者則以誄爲諷之借字謂施於生者以求福也二義迥異賈疏謂與哀公誄孔子意同誤小宗伯注引論語作諷與許同此引不爾者蓋古論及齊魯之異先鄭欲以釋此六辭之誄故依作誄之本引之也杜子春云誄當爲告書亦或爲告者徐養原云說文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僮牛之告又言部誄告也是誄與告大同小異鄭司農訓誄爲康誄盤庚之誄之屬子春從告與司農不同云玄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者謂朝聘來往交接之辭令也阮元云賈疏引注作玄謂一曰辭者按鄭君從司農改祠爲辭故下云辭之辭也此仍作祠非案阮校是也段玉裁說同後

鄭釋祠讀義並與先鄭同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按莊四年公羊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此

之辭也彼無相見二字鄭以義增之云辭之辭也者段玉裁云言是為辭之辭如美哉輪焉云云為禱之辭閔天不淑云云為誄之辭也

云會謂會同盟誓之辭者賈疏云會中兼有誓盟者以其盟時皆云公會某侯某侯盟于某以此出會中含有盟其誓必因征伐按春秋

征伐皆云公會某侯某侯某既而命事因命事而有辭如後鄭之也王引之云如先鄭之說則因會而命事因命事而有辭如後鄭之

說則因會而盟誓因盟誓而有辭不得直謂辭為會也竊疑乃論之假借論古話字也說文話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論從會盤庚曰乃話

民之弗率馬注曰話告也言也文六年左傳箸之話言杜注曰話善也為作善言潰戒論為告戒下民之辭與誥相近故三日誥四日論

案王說亦通云禱賀慶言福祚之辭者謂人以吉語相賀慶為求福祚之辭不從先鄭禱為祈福鬼神之事也云晉趙文子成室以下者

並檀弓晉獻文子成室章文鄭彼注云文子趙武也作室成諸大夫發禮以往輪輪困言高大與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

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

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引以證禱非禱神之辭云是禱之辭者舊本誤作禱是之辭今

據汪道昆本及明注疏本正謂檀弓趙文子語即此六辭之禱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

號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祗號若云后土地祗幣號若云嘉玉幣云量幣鄭司農云牲號謂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黍稷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香合梁曰香萁稻曰

嘉疏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注云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

鬣士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者禮運作其祝號注引此六號

釋之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案祭祀尚文故不敢質言其本名別

為美稱以致其尊敬之意云神號若云皇天上帝者以下蔡氏獨斷

說並同此舉神號之大者以見義即大宗伯所謂大號也其實神號

中亦有小號人鬼地示並放此賈疏云月令季夏云以養犧牲以供

皇天上帝皇天謂北辰曜魄寶上帝謂大微五帝云鬼號若云皇祖

伯某者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皇君也伯某且

字也云祇號若云后土地祇者亦注用今字作祇也左傳十五年傳

云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土地祇即大宗伯地示此注后土亦謂大地之

祇與大宗伯及月令之后土並異詳大宗伯疏云幣號若云嘉玉

幣云量幣者賈疏云此並曲禮文經無玉號鄭兼言玉者祭祀禮神

有玉曲禮亦有玉號按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玉得與幣同
號故鄭兼言玉也鄭司農云牲號謂犧牲皆有名號者謂舊誤為今
依岳本正賈疏述注亦作謂此牲號即膳夫六牲之號亦兼六獸六
禽言之曲禮注云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獨斷云凡祭號牲物異於
人者所以尊鬼神也引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以下者賈疏云鄭彼
注元頭也武迹也一頭大迹豕曰剛鬣者豕肥則鬣鬣剛強羊曰柔
毛者羊肥則毛柔潤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音鳴也謂長鳴雞案曲禮
尚有犬雉兔諸號此不備引云案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者此亦經
作齋注讀為案也詳小宗伯疏賈疏述注作齋非此即膳夫六穀之
號六穀稷為長故祭穀曰黍詳甸師疏引曲禮曰黍曰香合梁曰香
其稻曰嘉疏者其釋文作其今本禮記香並作薌疏作蔬禮記釋文
亦作疏鄭彼注云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賈疏云香合言此
黍香台以為祭香其言此梁香可祭嘉疏言稻下萊地所生者嘉善
也疏草也言此稻善疏草可祭引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

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者證牲號棄號之辨九祭一曰命祭二辭賈疏云此士虞記文而云禮者記亦是禮

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

祭九曰共祭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為慎禮家讀振為振旅之振擣祭擣讀為虞芮之芮鄭司農云衍祭

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為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擣祭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

循之至于未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擣肝鹽中振之

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閒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

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擣于鹽振祭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為延

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

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偏也偏祭者曲禮曰穀之序偏祭之是也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

擣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辨九祭則祭之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者謂飲

食之祭儀節有此九科膳夫注云凡食必祭示有所先是也凡禮約者專舉一祭禮詳者或兼備眾祭大祝皆辨之注杜子春云命祭

祭有所主命也者此誤以為祭祀之祭也賈疏云凡祭祀天子諸侯木主大夫士有幣帛主其神曾子同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當主之

處此子春之意亦當以幣帛謂之主命但此經文皆是祭食法不得為主命故後鄭不從之云振祭振讀為慎禮家讀振為振旅之振者

段玉裁云子春易振爲慎其說未聞司農說振祭揆肝鹽中振之擬
之若祭狀蓋卽禮家讀爲振旅之振之說也云播祭播讀爲虞芮之
芮者段玉裁改經注播並爲播云讀爲當作讀如虞芮二國名擬其
音如芮耳經注揆字今本作播其誤自唐至今矣凡栗聲之字在元
寒部音轉入脂微部需聲之字在侯部音轉入魚虞部而後人作偏
旁多亂之此其大較也杜子春揆讀如虞芮之芮說文手部揆染也
从手栗聲周禮六曰揆祭攻儀禮揆字屢見開成石經以下特牲少
牢作揆不誤公食大夫士虞及周禮誤作播以子春讀如芮儀禮周
禮釋文皆曰而泉反一音而劣反劉又而誰反證之則其字定爲栗
聲非需聲今本釋文史漢司馬相如傳注文選子虛賦注玉篇手部
廣韵上聲九虞皆譌作播而今本說文作播則併其源妄改之以致
五經文字云揆字書無此字見禮經然則當張參時說文字林玉篇
皆已有播無揆矣今玉篇引說文播染也蓋自顧野王孫強所據說
文已譌唐韵因其需聲切以而主徐鼎臣因之自陸德明以前形雖
譌未聞有而主之音也玉篇而主切蓋亦顧氏之舊廣韵慶韵作播
薛韵作揆則截然二字矣案段說是也但經注沿譌已久今未敢輒
改鄭司農云衍祭祭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者先鄭說衍祭周
祭炮祭亦誤以祭祀之祭爲釋段玉裁云衍祭聲類同故司農以羨
釋衍殤當爲楊說文元部曰楊道上祭也正司農所謂羨之道中無
所主命也孔廣森云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王嘉
傳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
行人皆得飲食也杜子春說道齋之奠亦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
輒祭詒讓案衍羨聲近通用詩大雅板及爾游羨釋文云羨本作衍
漢書溝洫志然何災之羨溢今顏注云羨與衍同衍祭羨之道中疑
當作衍祭祭羨之道中今本挽一祭字祭羨之道中者謂祭於墓道
中冢人注云隧羨道也小爾雅廣名云無主之鬼謂之殤楚辭九歌

有國殤蓋祭無主之鬼於道上是謂祭殤亦謂之殤殤殤古通用此祭殤與上中下三殤之祭異也漢時祭殤皆於墓道之閒廣祭殤鬼無所主命故先鄭引以為況然則先鄭於命祭蓋從杜說為祭有所主命故謂衍祭無所主命亦取與彼相對為文也云周祭四面為坐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周而也言四面周而為神坐祭之也賈疏云謂若祭百神四面各自為坐云炮祭燔柴也者賈疏云以其炮是燔燒之義故為燔柴祭天此九祭先鄭謂周祭已上皆是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皆是生人祭食之禮後鄭不從之者祭天神地祇人鬼大宗伯辨之大祝不須別列且生人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人祭食法引爾雅曰祭天曰燔柴者釋天文郭注云既祭積薪燒之先鄭意炮祭即謂大宗伯禋祀實柴之祭故引此文證之云燔祭以肝肺菹濡鹽醢中以祭也者公食大夫禮注云濡猶染也案濡鹽者肝肺也濡醢者菹也禮經致之濡醢者又有肺濡鹽者又有燔先鄭不言者文略賈疏云按特牲少牢墮祭之時皆有以菹濡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濡鹽中以祭故先鄭云以肝肺菹濡鹽醢中以祭彼無云用肺濡鹽醢中先鄭連引之耳按彼所濡鹽中以振祭臍之加于肝俎此則是振祭司農以初祭濡于鹽即同濡祭解之於義不可案賈說非也士虞特牲少牢說尸食舉肺皆先振祭臍之先鄭意蓋謂凡言振者必先濡乃振彼舉肺云振祭則亦濡可知經不言濡者以言振則濡已見故從省耳後鄭謂濡振本同亦此意賈後疏謂振者皆濡其說不誤而於此顧以經無肺濡之文為疑不亦疏乎又先鄭此注通約禮義亦不必專據墮祭禮經說肝肺之祭無不振而徒濡之文故不得不取振濡相兼者以為釋賈謂於義不可抑又誤矣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阮元云釋文出從持肺三字云劉沈皆于容反今本或無持字從則如字按賈疏本亦無持字詒讓案據

釋文則劉昌宗沈重本並有持字是也從讀爲從橫之從從持肺本
卽鄉飲酒注所云垂紼之是也漢書李陵傳數循其刀環顏注云循
謂摩循此謂以左手從持肺本以右手從本之離處摩循之以至於
末使肺繚戾而後絕之以祭也肺本及繚義並詳後云絕祭不循其
本直絕肺以祭也者絕肺孔繼汾校依有司徹疏引作絕末於義較
長此亦從持肺本但不摩循直絕其末以祭故謂之絕祭特牲饋食
禮云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與取肺坐絕祭齊之注云絕
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搯肝鹽
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者賈疏云重肺者此繚祭絕祭
二者皆據肺而言周貴肺故云重肺賤肝者司農意上云以肝搯于
鹽據特牲少牢尸食後賓長以肝從之意云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
絕祭者此絕祭依特牲少牢無此絕祭之事於義不可云祭之末禮
殺之後但搯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者此還據少牢搯肝祭而云
若祭狀弗祭於義不可案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云取肺坐絕祭齊
之又云取肝揆于鹽坐振祭齊之卽先鄭所據賈謂特牲無絕祭非
也但肝揆于鹽振祭齊則彼實有祭非弗祭也先鄭以爲虛擬則與
經不合耳引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搯于醢祭于豆間者彼文云祝命
授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闕注云命詔尸也授祭祭神
食也揆醢者染於醢彼爲命祭兼搯祭先鄭引之者以證搯祭也引
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者彼文云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
西與取肺坐絕祭尚左手齊之注云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
肺離上爲本下爲末引之者以證絕祭也引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
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者左卻盧文弨校依鄉飲酒禮作卻
左是也彼文云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卻左
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與加于俎注云肺離之本

端厚大者繚猶紵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紵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紵之
 乃絕其未夏斫云說文ノ部云弗橋也弗繚者橋弗繚戾而祭之即
 先鄭注云謂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引少牢曰取肝
 濡于鹽振祭者彼文濡作換此引以證濡祭兼振祭之事也云玄謂
 九祭皆謂祭食者者破杜及先鄭以命祭衍祭炮祭周祭為鬼神祭
 祀之事祭食詳膳夫疏云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
 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者彼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待食則正
 不祭孔疏云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
 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
 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李光坡云命祭特牲所謂尸坐祝命授祭是也
 凌廷堪云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即授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
 食禮尸入祝命授祭尸左執解右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闕佐食取黍
 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特
 牲小異餘大率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此祭在尸未飯
 時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為首案李凌並據禮經為說較鄭為長孫
 希曰夏斫說同隋祭互詳守祧疏云衍字當為延炮字當為包聲之
 誤也者大祝望衍注云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惠士奇云延衍音同古
 通漢書西域傳贊有漫衍之戲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為曼延
 此衍與延通也丁晏云炮包聲相近易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
 下也釋文作包鄭本亦作包漢書律志作炮犧氏注炮與庖同云延
 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
 客祭是也者鄭彼注云延道也孔疏云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
 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故云延客祭也李光
 坡釋衍為酌凌廷堪亦云衍祭謂祭酒也詩小雅伐木釀酒有衍籩
 豆有踐毛傳衍美貌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注酌猶衍
 也是知衍祭為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

射土虞特牲少牢者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獲者獻釋
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以及舉觶騰爵爲旅酬
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
執爵於豆閒祭之又祭禮亦啐之祭劍亦嘗之而告旨則祭醴祭劍
當附于衍祭也夏斝云衍祭者卽禮之挹祭也古人祭劍祭酒皆挹
祭挹祭者以柶與匕挹劍羹肉酒而祭之有司徹主婦獻尸尸以羊
劍之柶挹羊劍遂以挹豕劍祭于豆祭主人獻尸女賓二手執挑匕
柶以挹酒注于疏匕若是者三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柶坐祭齊之挹
衍亦聲相近衍溢也饒也以柶匕挹羹與酒有盈溢饒益之意案衍
祭鄭謂爲延祭於義可通然惟見於記禮經則無見文李凌夏諸家
並依經別爲詁釋亦未知是否姑兼存之云包猶兼也者廣雅釋詁
云包裹也說文柶部云兼弁也包裹有兼弁之義故以兼訓包也云
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者
彼文云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揆于三豆祭于豆閒尸
取饗黃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案彼尸先取菹
搗祭于豆閒後又取饗黃受白黑兼祭于先祭菹之豆閒故云兼祭
於豆祭白黑者彼注云白熬稻黑熬黍是也凌廷堪云包祭謂祭豆
籩也按籩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搗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
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揆於醢祭于豆
閒此祭豆也又取饗黃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故謂之兼
祭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
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尸有司徹主人獻脩受尸酢
主婦獻尸獻脩致爵于主人不擯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于主人賓
致爵于主婦皆豆籩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
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則主人
獻尸之禮也案凌申鄭義甚嚴但鄭讀炮爲包近是而訓爲兼義究

似牽強竊疑炮當為苞苴之苞苴祭即土虞禮之祭苴也司巫藉館注云書或為租飽苞炮飽聲類並同祭苴為葬虞之大節依司巫注疏則天子吉祭亦有之此經九祭不宜遺之若兼祭禮經或謂之同祭似當在下周祭內周與同義亦相近也此雖凡說而於聲義皆可通附著之以備一義云周猶徧也者司會注同云徧祭者曲禮曰穀之序徧祭之是也者彼注云謂載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孔疏云徧匝也賈疏云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設羞次第徧祭按公食大夫惟魚腊醢醬不祭以其薄故也其餘皆祭故謂之周祭凌廷堪云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豆之闕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擣即徧字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與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與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鉶以柶辯擣之上鉶之闕祭此祭鉶也鉶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擣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于少牢墮祭尸取韭菹擣于三豆祭于豆闕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云振祭擣祭本同者賈疏云同者皆擣但振者先擣後振擣者不振云不食者擣則祭之者賈疏云特牲少牢皆有授祭授祭未食之前以菹擣于醢祭于豆闕是不食者擣則祭之凌廷堪云賈疏引特牲少牢授祭以明不食則不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闕此方是擣祭若授祭所云則命祭中之擣祭云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者賈疏云特牲少牢皆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擣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是謂振祭言將食者振訖齊之是將食也凌廷堪云振祭擣祭皆謂祭薦俎也按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牢幹魚腊膾肩牢駘牢肩尸亦振祭齊之此皆祭俎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膾肩牢駘牢肩尸亦振祭齊之此皆祭俎

不濡而卽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濡于俎。鹽振祭齊之此則濡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濡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臟祭半臚橫于上。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濡于醢而祭于豆。闕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濡者省文也。若籩實是糗脩之屬不可濡則必取菹濡于醢兼取籩實祭之。又爲兼祭矣。案凌謂祭俎不濡而振依經論之耳。實則後鄭謂振祭濡祭本同是。凡振祭無不濡矣。然則士虞特牲少牢之振祭雖不云濡亦皆濡而後振者也。前鄭說濡祭兼有肺蓋與後鄭義同云絕祭繚祭亦本同者。賈疏云同者絕之但絕者不繚繚者亦絕故云本同云禮多者繚之者賈疏云此據鄉飲酒鄉大夫行鄉飲酒賓賢能之禮故云禮多所繚之法卽司農所引右取肺已下是也云禮略者絕則祭之者賈疏云此據鄉射州長射則士禮故云禮略者絕則祭之祭法卽上先鄭所引鄉射禮取肺坐絕祭是也。凌廷堪云絕祭繚祭皆謂祭肺也。按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賓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賓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與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擘之與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疏云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繚必兼絕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云共猶授也者共卽供之借字廣雅釋詁云供進也言進而授之云王祭食宰夫授祭者宰夫當作膳夫膳夫云以樂侑食膳夫授祭是也此云宰夫者疑冢前引有司徹文而誤賈疏謂據諸侯是宰夫非是有司徹自作宰夫此云王祭食自是膳夫也互詳膳夫疏授祭亦卽肆師云饗食授祭注云授賓祭肺凌廷堪云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

墮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
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償尸之禮主婦亞
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
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為共祭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
在席前故祭薦祭劔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為九祭之
終焉引孝經說曰共綏執授者賈疏云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者謂將
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引之者證共為授之義王應麟云疏謂
綏祭非也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
几安車輓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
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輓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案王說
是也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孝經鉤命決亦有此文白虎通義鄉射篇
又云恭綏執授共供恭字通綏者車中把與少牢有司徹綏祭為墮
祭之異文者迥別此注引之止取共授同義不關綏祭也引緯稱說者詳大司樂疏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

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

曰肅擗以享右祭祀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

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

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

為哀憫之憫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

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

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

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介者

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

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

侑勸尸辨九擲者說文手部云擲首至地也从手藥重文擲揚雄

食而拜說擲從兩手下案此經例用古字皆作擲注例用今字皆

作拜拜即擊之隸變九拜首與手各有高下深淺之不同揚云兩手

下許云首至地各舉一耑為義非通話也云一曰稽首者稽釋文作

諸云本又作稽說文首部云諸下首也案釋文本是也經作諸注作

稽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稽諸同聲段借字賈疏說稽首為稽

留之字則誤以段字為正字矣此九拜稽首空首頓首振動四者為

拜儀之正肅拜則專為婦人之拜吉拜凶拜則因事而別其手之所

尚奇拜襲拜則隨禮之隆殺為拜之數皆依上五拜而為之別異其

儀節也云以享右祭祀者賈疏云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侑侑食

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

故舉以言之段玉裁云經文云以享右祭祀謂拜神拜尸拜賓也頓

首非拜神之拜士虞禮祭用再拜稽首送賓用拜稽顙畫然分別然
不可謂稽顙非士虞之拜也是祭祀中非無頓首也特性饋食主人
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此拜神也下文迎尸於門外
尸即席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則拜尸不稽首下文尸親嘏主人再拜
稽首受黍此雖受諸尸實受諸神也故再拜稽首仍是拜神下文嗣
舉奠之北面再拜稽首猶主人之再拜稽首祝也尸舉肝再拜稽首
進受肝猶主人之再拜稽首受黍也再拜稽首之下皆不云尸答拜
則受黍受肝之皆為拜神可知矣少牢饋食禮意同凡特牲少牢主
婦之拜皆肅拜也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者郊特牲云拜服也稽
首服之甚也玉藻云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致首於地據掌以
左手覆按右手也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
稽至也首謂頭也公羊宣六年何注孟子盡心下篇趙注國語周語
韋注書召誥偽孔傳說並略同左傳僖五年孔疏云稽首頭至地頭
下緩至地也尚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

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成稽首故尚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當亦先為拜手乃為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為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書太甲疏說同段玉裁云稽首者拜頭至地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於地拱手至地手仍不分散非如今人兩手按地也手前於膝頭又前於手荀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凌廷堪云稽首臣於君之拜也燕禮大射觀禮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賓郊勞歸饗饋使者卿饋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云頓首拜頭叩地也者說文頁部云頓下首也段玉裁云叩者敬也飲者擊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敏觸其額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額禮經禮記羣經言稽額不言頓首稽額與頓首無二也惟左傳言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以太子不立故申包胥九頓首於秦哀公以國亡故皆即稽額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額頭觸地也注檀弓曰稽額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額敏地者必以額故謂之稽額亦謂之額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再拜額何曰額者猶今叩頭矣亦謂之頓額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頓額於邊何言乎稽額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額與稽首異也荀子大略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額是即鄭君之頭至手曰空首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其言淺深之度詞略異而意實同也平衡與心平下衡則拱手至地而頭亦至地荀卿於稽額乃曰頭至地者稽額之至地顯稽首之至地微稽首者將至地而未至地故於叩額乃謂至地也又云頓首本為凶拜後因他用如穆嬴申包胥者遂以為請罪之拜戰國策中山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

知死至矣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一為請罪之辭
一為有求之辭絕然分別蓋非請罪不頓首也漢羣臣上書兼言稽
首頓首者蓋稽首為對揚之辭頓首為請罪之辭故先言稽首繼言
頓首死罪其文字存於今可考者蔡邕戍邊上章蔡質所記立宋皇
后儀許沖進說文解字表漢百石卒史碑皆頓首死罪連文案段說
是也此經云頓首猶吳語云頓顙此注云頓叩地猶何劭公以叩頭
釋公羊之顙也孟子盡心下篇云若崩厥角稽首趙注云顙角犀厥
地漢書諸侯王表顏注引應劭云厥者顙也是角犀即顙厥地即稽
顙亦即頓首也孟子以厥角稽首並舉者通言之稽首稽顙頓首亦
可互稱故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稽首頓首也公羊說齊侯唁昭
公及子家羈公及子家皆再拜顙高子國子致縵昭公則再拜稽首
明顙重於稽首荀子說拜亦以稽顙重於稽首兩文正足相證左昭
二十五年傳說季平子稽顙於叔孫昭子史記魯世家載其事作頓
首此尤漢人以頓首為即稽顙之塙證但鄭雖釋頓首為頓叩地然
仍以頓首與稽顙為二其意蓋謂頓首為吉凶相兼之拜稽顙乃專
為喪拜故後注以稽顙釋吉拜凶拜又謂拜稽顙與頓首相近不知
頓首即稽顙其拜至重古多用之於凶拜其非喪禮而頓首若穆嬴
申包胥者皆以有所求請而變於常拜者也乃賈疏及書太甲禮記
檀弓左傳僖五年孔疏並誤會鄭意以頓首輕於稽首為平敵相拜
法若然則申包胥之頓首秦廷禮則君臣懸絕情則存亡迫切而乃
僅為平敵之拜其亦遠於事情矣又案頓首與稽首俱頭至地但頓
首以叩顙為異賈疏謂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即舉者失之至賈
孔經疏雖誤以頓首為平敵之拜然皆以頓首為首至地惟左傳僖
五年疏云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乃版本之誤太甲疏作
頭下至地可據以校正又檀弓疏引此注頭叩地下有不停留也四
字亦孔增釋之語非所見本之異也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

者據書召誥云拜手明即此空首也段玉裁云拜者頭至手也頭至
 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謂之空首何
 休注公羊宣六年傳曰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尚書大甲召誥曰拜
 手首至手皆其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足部曰跪者所以拜
 也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於手與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子曰平衡
 曰拜是也頭不至於地是以謂之空首對稽首頓首之頭箸地言也
 拜本專為空首之稱引伸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拜又云凡言拜
 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
 額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額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
 稽額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額
 者哀之至也黃以周云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鄭注空首云拜頭至
 手所謂拜手惟其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謂之平衡
 也據孔賈二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
 與荀子相悖且與稽首之例不分也曲禮注云上衡謂高于心平衡
 謂與心平賈子跪以微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程瑤田謂其象如磬
 之懸身如磬鼓頭項如磬股即所謂平衡曰拜也案段黃說是也黃
 釋荀子義尤折蓋鄭謂空首首至手明首與手相箸首既不至地則
 手亦不當至地少儀手拜鄭注云手至地彼自是婦人之拜與男子
 拜手不同也凡經典男子行禮單言拜者皆即空首詳言之則曰拜
 手略言之則曰拜雖稽首頓首亦多先拜手則空首之拜通於尊卑
 矣而賈孔經疏並謂空首止為君答臣之拜不知空首為常拜其用
 甚廣不徒君答臣之禮也至穆天子傳說許男受王賜降再拜空首
 其書晚出經晉人竄易不為典要段氏亦謂其不可信郭璞注云空
 首頭至於地據郭說則彼空首即稽首蓋景純亦知臣拜君不當空
 首故為此說以彌其罅隙不足據也云吉拜拜而後稽額者鄭謂此
 吉拜亦喪拜中之吉拜也拜而后稽額檀弓文鄭以雜記有非三年

之喪以其吉拜之文而取檀弓以合之故彼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義與此同賈疏云此謂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爲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案此當云先作空首後作稽顙賈謂頓首爲平敵拜法與稽顙同而仍異故不得其解檀弓疏誤亦同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者鄭意三年喪斬衰齊衰並用凶拜齊衰期以下可用吉拜但據喪服經父在爲母又夫爲妻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皆齊衰杖期以其恩義較重當亦用凶拜故以吉拜惟據齊衰期不杖以下也云言吉者此殷之凶拜者檀弓云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乎其順也注云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又云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注云此周之喪拜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又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云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賈疏云言自期則是齊衰不杖已下用殷之喪拜凌廷堪云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段玉裁云云周禮檀弓雜記三注略同皆謂三年喪及齊衰杖之喪則稽顙而後拜此大祝之凶拜周之喪拜也齊衰不杖以下則拜而後稽顙此大祝之吉拜殷之喪拜也夫檀弓之拜而後稽顙爲殷喪禮稽顙而後拜爲周喪禮未知鄭之所據攷之各經則皆言拜稽顙絕無有言稽顙拜者惟檀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顙而不拜國語則云拜而不稽首是檀弓未可爲先稽顙後拜之證竊意拜後稽顙自是周禮如此孔子因古禮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願三年之喪行此則謂稽顙後拜爲殷禮似近之案鄭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爲殷周禮異蓋由疋定凌段駁之是也云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者鄭意蓋謂頓首稽顙二者並爲頓叩地但頓首爲請罪之拜有容稽顙爲喪拜觸地無容以此爲異吉拜先拜手而後稽顙與常拜先拜手而後頓首相近故雖喪拜而有吉拜之名賈謂先

作頓首後作稽顙非鄭意也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者賈
 疏云此雜記云三年之喪即以此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
 稽顙而後拜願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若然上吉拜
 齊衰不杖已下則齊衰入此凶拜中鄭不言之者以雜記云父在為
 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則是適子為妻有不得稽顙時故略而
 不言但適子妻父為主故適子父在不稽顙則眾子為妻父在亦稽
 顙不據眾子常稽顙者據雜記或文詒讓案此經吉拜凶拜鄭據檀
 弓禭記文謂二者並為喪拜惠士奇云小功以下為吉大功以上為
 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吉尚左凶尚右奔喪禮曰聞遠兄弟之喪
 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云小功緦麻不稅者
 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遠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吉喪故吉拜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拜矣
 莊存與云康成說非也吉凶不相干經云吉拜必謂施於賓祭嘉好
 之事者今以齊衰不杖以下當之反吉凶之名不正甚矣稽顙而後
 拜拜而後稽顙皆凶拜也吉拜則冠昏相見以往賓禮嘉禮吉禮拜
 者多矣案莊糾鄭說之誤是也惠雖不知吉拜非喪拜而援奔喪禮
 以手尚左尚右釋此經之吉拜凶拜則亦得之賈子容經云拜以磬
 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即此經吉拜凶拜之痛詰鄭
 檀弓注云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蓋吉拜者凡常時之稽顙
 頓首空首肅拜振動諸拜皆尚左手也凶拜者居喪時之稽顙頓首
 空首諸拜皆尚右手即雜記所謂喪拜也其女拜則反是內則云凡
 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謂吉拜也凡喪拜皆從凶禮尚右手若
 已除喪當從吉禮故聞喪而從吉拜奔喪禮謂之吉喪明其已速吉
 時而始聞喪不復用凶拜並非小功以下之禮也雜記之吉拜喪拜
 亦即指手尚左尚右之別彼喪事而有吉拜者其上云云非為人喪
 問與賜與鄭謂文有滅脫以意推之蓋非居喪之常禮抑或據吉喪

而言故非三年之喪則吉拜若常禮則居喪而喪拜其正也孔子有
姊喪而拱尚右豈徒三年之喪哉此經拜儀不專屬喪禮則吉凶相
對吉拜自不當專指喪禮之輕者而言鄭以雜記釋此經說本不誤
而以檀弓釋雜記又轉以釋此經則非也又案禮記尚左尚右之儀
鄭未詳釋段玉裁云九拜皆必拱手凡拱手在內左手在外是謂
尚左左手在內右手在外是謂尚右賈子曰隨前以舉者正謂吉則
舉左手在前凶則舉右手在前也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曰
致首於地以左手覆按右手此亦取尚左之義但謂右手掌據地左
手掌按右手上恐非古稽首之儀古稽首頓首空首肅拜皆必拱手
非如今人兩手伏地之匍匐也案段說是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
之振者此別其義明振動義與振鐸之振同也云動讀爲哀慟之慟
者杜以振動爲喪拜故又讀動爲慟動慟聲類同葉鈔釋文及余仁
仲本載音義並作哀動亦通凌廷堪云振動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
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
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
贈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贈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
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陳壽祺云凡喪之祭有踊無拜蓋以踊
爲拜也或踊而拜或拜而踊或拜而稽顙非振動而何士虞禮曰宗
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又曰獻畢未徹乃錢賓出主人送拜
稽顙又曰乃奠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既夕曰席升設于柩
西奠設如初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卽位踊又曰乃奠如初主人入要節
而踊此喪事之祭也踊也拜稽顙也皆振動之狀也案凌陳並申杜
讀似得其情夏斨亦謂踊者振也突者慟也以申凌義但拜必跪而
踊則立喪禮之拜而成踊者必拜畢興乃踊是踊與拜二事迥別然
則以踊爲拜杜說如是究不甚通恐非經義竊謂振動之拜禮經無
明文以意求之疑卽拜儀之應樂節者也樂師教樂儀云環拜以鍾

鼓為節先鄭注云環謂旋也拜直拜也蓋古拜之最繁者當與樂節
 相應故有振動之儀猶之鄉射五物之有和容與舞與云奇讀為奇
 偶之奇者此亦別其義也鄭大夫及後鄭讀並同而義則異云謂先
 屈一膝今雅拜是也者黃以周云賈子容經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
 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此即樂記武坐致右軒左之法坐
 亦跪也今謂之小跪杜注謂之雅拜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
 脚是其遺法詒讓案漢書何武傳云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
 有司以為詭眾虛偽顏注引服虔云行禮容拜也則漢時自有雅拜
 此杜舉漢法為況然於古無徵故二鄭並不從云或云奇讀曰倚倚
 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者奇倚聲類同此杜兼存異說亦於
 古無徵故二鄭亦不從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
 手相擊也者動董亦聲類同賈疏述注作書亦或為董振之董疑賈
 所見本振下誤衍之字遂失其句讀段玉裁云書亦或為董句絕疏
 誤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惠士
 奇云呂氏春秋古樂曰帝馨乃令人抃高注兩手相擊曰抃是為抃
 舞後世舞蹈實出於此詒讓案兩手相擊古謂之抃與拜儀無涉故
 後鄭不從云奇拜謂一拜也者段玉裁云大夫云一拜亦讀奇偶之
 奇取奇意也又云奇拜者謂一拜也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
 再者皆謂一拜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擊再拜
 稽首君答一拜士見於大夫于其大也一拜其辱賓退送再拜聘禮
 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進筵受醴雜記孔子拜鄉人為火來
 者拜之士一大夫再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黃以周云經云
 拜手稽首者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首有云拜稽顙者亦一拜也
 再拜則曰再拜顙云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者陳壽祺云樂記禮
 有報而樂有反鄭注云報讀為褒是褒報古通段玉裁云褒拜者謂
 再拜已上也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

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左傳僖十五年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黃以周云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徧皆為襄大之拜案段黃說是也襄拜者對一拜之名凡再拜以上拜數不一者並屬此鄭司農云襄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者段玉裁云大夫易為報字司農不易云今為不跪也後鄭不破蓋亦同先鄭說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注云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黃以周云先鄭云但俯下手者俯謂俛而低首也鄭注少儀云拜低頭與先鄭注合但俯低頭而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為輕也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少儀明言坐而肅拜而後人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案黃說肅拜是也孫希旦說同惟先鄭自謂肅拜不跪故此注云但俯下手明俯下手之外更不用跪矣然二鄭雖誤以肅拜為不跪而云俯首則自是肅拜之正法蓋跪而微俯其首下其手則首雖俯不至手手雖下不至地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肅拜下手至地也左傳成十二年杜注云肅手至地案韋杜似並棍肅拜手拜為一失之惠士奇云賈子容經曰端服整足曰經立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平衡曰經坐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觀肅立肅坐則肅拜可知肅者磬折之象下於拱上於卑但俯首不廢首段玉裁云肅拜者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為婦人之常猶拜手為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扱地當男子之稽首以稽顙當男子之頓首又云先鄭云但俯下手言但者正謂首不下以男子拜手稽首拜而後稽顙劔之則婦人亦必肅拜而後手拜亦必肅拜而後稽顙案惠謂肅必俯首段謂婦人肅拜亦跪並是也凡拜之通法未有不跪亦未有不俯首者少儀注以拜低頭釋肅拜

正與此注云俯下手同義賈子謂俯首曰肅坐亦可證凡婦人拜儀皆輕於男子故以肅拜倣男子之空首首但小俯而不必平衡又以手拜擬男子之稽首亦但手扱地而首不必至地其淺深差降正同少儀孔疏謂婦人手拜當男子之空首亦誤黃以周云少儀云婦人為尸坐肅拜是肅拜必坐之證說文云跪所以拜也未有不跪坐而可稱拜者矣禮婦人執爵拜亦坐而後拜也案黃說是也荀子以平衡下衡至地明拜與稽首稽顙淺深之度而不言拜之不跪又國語晉語秦公子繫弔公子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首起而突彼不稽首而曰起是凡拜必跪之塙證肅拜亦然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與而特牲有司徹主婦皆執爵拜者以肅拜雖跪而手不至地自不必奠爵拜也困學紀聞引張建章渤海記謂唐武后時婦人拜始不跪則周時婦人肅拜必跪可知矣云今時禮是也者釋文云禮即今之揖通典職官說同說文手部云禮舉首下手也揖攘也一曰手箸臂曰揖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眾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案漢人言禮者長揖也禮經言揖厭者今之拱手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禮即長揖為禮晉宋禮猶與漢詁相應也先鄭誤以肅拜為不跪故以長揖之禮為況又案許以禮為舉首非昂首也但較之拜之俛首為略舉耳古之肅亦然文選西征賦李注引說文作禮拜舉首下手也疑許亦以禮當肅拜與先鄭說同但漢之禮不跪與古之肅同而古之肅拜則跪與漢之禮究不同先鄭以禮況肅拜自是誤以肅拜為不跪故有是說儻先鄭謂肅拜亦跪則宜先引左傳之肅而後以禮況之不宜直以禮況肅拜矣左傳注謂肅手至地若今禮是亦謂禮不跪也漢之禮亦曰長揖者別於徒言揖者為略推引其手不長也禮揖皆無跪法長揖亦省稱揖史記漢書說周亞夫持兵揖揖即長揖也晉以後不知禮揖之本義乃以漢之禮為揖而轉以

禮經之揖爲擡故文選潘岳西征賦說周亞夫事云率軍禮以長擡不知漢人止有長揖無長擡也六朝唐人並以長揖爲揖故陸德明杜佑皆以擡爲揖若禮經之揖厭非徒與肅拜不相涉卽與左傳之肅及漢之擡亦迥別賈鄉飲酒疏謂厭字或作擡此疏亦引鄉飲酒有擡入門之法左傳孔疏云擡如今揖之小則蓋皆誤以擡爲引手之厭也云介者不拜者據曲禮少儀文少儀注云軍中之拜肅拜先鄭言此者謂肅拜爲婦人之正禮而兼爲男子之軍禮也然軍禮之肅不跪故云不拜若不跪亦得稱拜則不拜之文不可通矣云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者左傳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晉卻至對楚工尹襄語先鄭以彼肅卽此肅拜故引以爲證彼又云三肅使者而退杜注及晉語韋注並與先鄭義同段玉裁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曲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萎拜注曰萎則失容節萎猶詐也此皆言不便於跪故肅以爲禮肅蓋如後世長揖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也此長揖始見證以左傳云闕蒙甲冑不敢拜命敢肅使者公羊傳僖三十三年揖師而行何休曰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漢書周勃傳云天子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黃以周云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下手也案段黃說並詳析孫希日說同凡軍禮之肅爲其被甲不可跪也若婦人本不被甲何以亦不跪乎足明婦人肅拜非卽男子之肅矣男子之肅爲長揖與徒揖異公羊西漢時始箸竹帛其說百里蹇叔子揖師而行蓋亦長揖與禮經揖厭義異也云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者賈疏云按中候我膺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按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雖不

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莊述祖云振動本無拜
 文鄭引王動以證振動是動即拜也漢書劉輔傳曰君臣祗懼動色
 相戒後漢書班固傳曰君臣動色連下色變為義與鄭異也案莊說
 是也此今文大誓逸文馬鄭所注者與東晉為古文異檀弓疏亦引
 大誓火流為烏王動色變賈士昏禮疏又云是武王觀兵白魚入王
 舟王動色變武王於時拜天神為此拜當稽首也依賈兩疏說則鄭
 意彼云王動即謂王拜天受瑞故據以釋此變動之拜若然此即稽
 首拜但威儀小別其說殊迂曲不足據也云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
 神與尸者賈疏云此二者增鄭大夫之義知再拜拜神與尸者按特
 牲禮祝酌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
 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答臣下亦據祭祀時以
 其宴禮君答臣拜或有再拜時故也案賈引或解是也段玉裁亦謂
 此注主祭祀言今案祭祀答臣下拜蓋若有司徹答眾賓拜之比其
 燕禮亦有一拜故檀弓孔疏云燕禮大射公答再拜者為初敬之為
 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算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云享獻也者牛人
 注同云謂朝獻饋獻也者王祭禮九獻獻必有拜此惟舉朝踐饋獻
 者以外祭祀無二裸再獻后獻王不拜其內外祭祀通王親拜者唯
 有朝踐饋獻故鄭偏舉之以概其餘也互詳司尊彝疏云右讀為侑
 者據特牲少牢饋食禮皆云侑也後注讀同但大司樂經注字並作
 宥此作侑依今文禮也詳大司樂疏段玉裁云右侑古音同在之哈
 部詩彤弓一朝右之毛傳曰右勸也此古文假右為侑之證也云侑
 勸尸食而拜者少牢饋食禮尸七飯後云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
 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
 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云侑勸也案少牢再侑特牲三侑王禮侑
 尸無見文據大司樂王大食三侑則祭祀侑尸食亦當同賈少牢疏
 謂天子十五飯當十一飯而侑說亦近是又詩小雅楚茨說王禮云

以享以祀以委以侑鄭箋云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彼云以享以侑即此經之享右也依禮疏詩箋說

則王禮惟尸飯數特多其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侑王拜之節當與少牢同矣

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主祝絜也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祗為禋杜子春云禋當

為禋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者號祝謂以六號詔祗祝於神之辭若特牲饋食禮陰厭及迎尸入室執奠時祝皆稱

號勸饗即肆享號祝之事禮運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彼祝號即此號祝而玄酒自為設尊雖與明水同物而與此執明水以號祝事不

相涉也注云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者司烜氏云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

明水此明水火即明水明燭也給烝享通鬼神亦三祭言之云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主絜也者司烜氏注說明水火云欲得陰陽之絜

氣也故祭祀祝號時亦執之以明盥盛牲幣等無不主絜之義主絜猶言蠲絜詳蜡氏疏賈疏讀執之屬上以給烝享為句失之云禋祀

祭天神也者賈疏云大宗伯昊天稱禋日月稱實柴司中之等稱禋燎通而言之三者之禮皆有禋義則知禋祀天神通星辰已下云

肆享祭宗廟也者肆與大宗伯肆獻裸典瑞肆先王之肆義同亦謂解牲體也宗伯六享依鄭義禘祫時祭皆有肆享則廟祭之通名故

經以肆享明六享矣云故書祗為禋杜子春云禋當為祗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杜改為祗又依全書之例作禋賈疏云宗伯血祭已

下是也詒讓案杜以禋祀為天神肆享為人鬼則不得獨遺地而故破之又案杜意祗禋字形相近故譌然經例用古字作禋則與禋形

仍遠竊疑此經故書作祭禋當與大司馬秋獮祀禋字同禋即方之段字祭禋即大宗伯地而五祀之祭也五祀與社稷同血祭故書以

咳地而而配禋祀肆享猶鼓人以社祭配神祀鬼享於義亦自可通鄭則以杜破祊為祗於文義尤明切故從之也隨豐逆牲

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隨豐謂薦血也凡血祭曰豐既隨豐**疏**隨豐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為侑**疏**者自

此至下令徹並承上文禋祀肆享祭祗三者通有此事云逆牲逆尸者祭統云君逆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

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據此則君不親迎尸故使大祝與小祝同逆之

其牲則君親迎大祝亦從君逆也凡祭天地以下外神皆有迎尸詳節服氏疏又案少牢饋食禮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注云主人不

出迎尸伸尊也又有司徹云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注云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是正祭祝迎尸賓尸主人親迎

尸正祭主人不迎者嫌其厭尸之尊賓尸則尸尊漸殺不嫌於厭屈故親迎若然王禮祭之明日繹而賓尸王尤尊亦迎尸可知矣凡祭

禮逆尸在逆牲前此先逆牲後逆尸者曾子問注謂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牲至已殺而日食大廟火則接祭而已不迎尸孔疏云按郊特

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

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爛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

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

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謂祭之晨又中霽禮皆為祭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

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為祭初不迎尸也案孔熊說迎尸有二者初迎迎尸入廟門即禮經及祭統所謂迎尸也後迎迎尸

入室以禮經通例言之當謂之延尸因其自堂延之入室故亦通謂之迎以後說推之則此經先逆牲後逆尸或亦指朝踐後之延尸抑或據禮祀祭示外祀無裸者言之二義並通要皆於禮無在矣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引此經作逆尸逆牲疑趙岐據禮改之又案此云逆尸小祝則云大祭祀送逆尸若然此官唯掌逆不掌送以送輕於逆故小祝獨掌之與逆尸正屬同與其事異也云令鍾鼓者謂令金奏九夏等若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此官則亦命鍾師鐸師等奏鍾鼓與彼為官聯詩小雅楚茨云皇尸載起鼓鍾送尸是也云右亦如之者尸食告飽三侑亦令奏鍾鼓也大司樂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蓋王禮食及祭祀尸食皆奏樂也注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說文肉部云隋裂肉也血祭必先殺牲故取割裂之義此與守祧小祝之隋為隋祭義異賈疏云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鍾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詒讓案孟子梁惠王篇釁鍾趙注引此經為釋則趙說亦與馬同云凡血祭曰釁者明此薦血為釁與釁廟釁器之釁事異而義略同說文釁部云釁血祭也賈疏云此經文承上禋祀肆享祭祇之下即此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薦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釁案賈說非鄭指也宗廟大祭祀有兩次薦血初即血以告殺與毛並薦禮運云薦其血毛禮器云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是也次為血祭郊特牲云血祭盛氣也是也前薦與毛並薦在初殺牲時詔告於室中而不祭後薦與腥並薦唯血無毛在制祭後朝踐三獻前於堂上灌地而祭二薦不同此注以血祭釋隋釁則宜指後薦言之而賈籩人司尊彝疏謂薦腥時無血故此疏亦舉前薦告殺為釋不知告殺時詔而不祭不得為釁也互詳司尊彝疏又案天地血

祭即禮器云郊血是祭天神之薦血以此推之北郊方丘地而諸祭亦當薦血又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亦隨釁之事也云既隨釁

後言逆牲容逆鼎者賈疏云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隨釁今隨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爛孰之事逆鼎而入故

云容逆鼎知鼎在門外者按中霽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案賈引中霽禮據月令孟夏注也少牢饋食禮云雍爨在門東南北

上羹定雍入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又云主人出迎鼎除鼎士舉鼎主人先入鼎序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

皆西面北上王禮牢鼎九亦當與鑊同在雍爨之西又少牢迎鼎在陰厭之前則王禮迎鼎當亦在四獻後延主入室前故賈謂在朝踐

薦血後也若然依注義則迎牲有二初迎牲是未殺者後迎鼎則牲已殺而亨即大宰所云納亨通言之亦得曰迎牲故經迎牲在隨釁

後明義得兩舍也云右讀亦當為侑者賈來瞽令臯舞臯讀為卒嗥呼疏云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為侑

者皆謂來瞽令臯舞者與樂師為官聯也注云臯讀為卒嗥呼呼之入來瞽之嗥者樂師注云臯之言號嗥音義同說文口部云嗥

咆也号部云號呼也云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者賈疏云經云瞽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者人瞽人言來亦呼之乃入臯舞令呼亦來入故

鄭云來嗥皆謂呼之相尸禮延其出入相尸禮者尸葉鈔釋文作入也案詳樂師疏詔其坐作屍案尸屍聲類同但經祭

尸字皆作尸不作屍宋本釋文誤詳大司樂疏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者士虞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並云祝延尸注云由後詔相之

日延延進也樂記云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鄭彼注云後尸居後贊禮儀又禮器云周坐尸詔侑無方注云告尸行節賈疏云尸出

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坐者郊特性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

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荅拜皆有坐作之事

既祭令徹

疏既祭令徹者膳夫云凡王祭祀則徹王之昨俎內小臣云

徹后之俎此徹俎也九嬪云贊后徹豆籩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眠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大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

籩徹此徹豆籩也此官皆令之少牢饋食禮祭訖尸出廟門後亦云祝命佐食徹所俎特牲饋食禮云祝命徹昨俎豆籩是士大夫禮亦

祝令徹與此略同又上令鍾鼓及歌舞則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相此令徹蓋亦兼令樂師小師等以樂徹矣

飯贊斂徹奠

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鄭司農云泚尸以鬯浴尸

疏大喪者謂王喪也亦容關世子喪其王后喪別有女

祝掌之不使大小祝也云始崩以肆鬯泚尸者小宗伯所謂大肆肆師所謂大泚是也據士喪禮沐浴浴在死日未襲以前王禮當同故經

繫始崩言之又案女御云大喪掌沐浴浴注謂兼王及后喪今致王喪不當使女御浴據喪大記云御者入浴士喪禮則外御浴以此推之

疑王喪當御僕浴此官唯掌鬯泚不掌浴也詳女御疏云相飯者賈疏云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大宰云大喪贊贈玉含

玉此故不言云贊斂者賈疏云小斂十九稱在尸內大斂百二十稱在阼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案賈本小宗伯注義也凡王崩五日

小斂七日大斂此官皆贊其事喪大記云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注云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佐

斂即據此經為說云徹奠者賈疏云小祝注云奠奠爵也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為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案賈

說是也依士喪禮始死之奠本在泚飯前經文通包大小斂奠故列於後也注云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者此以陳釋肆言此鬯為陳

尸而設之故謂之肆鬯也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泚注云大肆始陳尸伸之此肆鬯與彼義同詳彼疏鄭司農云泚尸以鬯浴尸者

小宗伯杜注義同斃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

問其具梯物玄謂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旨

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為禱祭於先王以

附後死者掌疏言甸人讀禱者甸人即甸師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

國事辨護之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士喪

禮及左成十年傳並有甸人此經凡通舉官屬者皆稱人如內饗亦

稱饗人是也賈疏云既殯之後大祝為禱辭與甸人言語甸人讀禱

辭代王受旨災云付練祥掌國事者練者既期所受之服也因以名

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十三月而練冠檀弓云練之衣黃裏練緣士

虞記云暮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暮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注云小祥

祭名祥吉也釋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服練

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縗服服

朝服縗冠加大善之飾也案依士虞大祥祭辭則祥主薦祭而言劉

釋非其義賈疏云附謂虞卒哭後附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

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以國事大祝掌之故云掌

國事也注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者說

文木部云梯木階也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

人設階後鄭彼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階梯也據此則王復當地官

山虞林衡諸官設階也先鄭意甸師職主薪蒸或兼掌以木為復梯

然與喪大記不合故後鄭不從先鄭釋言為言問與家人注同賈疏

云此文承贊斂之下則是既殯之事始云設復梯者故後鄭不從云

玄謂言猶語也者家人注亦同云禱六辭之屬禱也者以經云讀禱

明其有文辭故知即前六辭之禱也但前六辭注云禱賀慶言福祚

之辭此喪事受旨災與賀慶之禱異而同為告神之辭則其文體當

不異耳云甸人喪事代王受旨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

之神也者據甸師文災彼作裁此注用今字也彼注謂在既殯後藉田之神即王社及田神等詳甸師疏云付當爲祔者祔付聲類同字又作附雜記大夫附於士鄭注云附讀皆爲祔是也段玉裁云此亦古文假借云祭於先王以祔後死者者既夕禮云卒哭明日以其班附注云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說文亦部云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釋名釋喪制云卒哭又祭曰祔祭於祖廟以後死孫祔於祖也爾雅釋詁云祔施祖也郭注云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左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杜注云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案依鄭義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皆數來月則并崩月數之十月而卒哭亦明日而祔也云掌國事辨護之者謂祔練祥三祭事皆辨治監視之賈疏引中候握河紀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亦其義也互詳山虞疏國有大故

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彌猶偏也疏注謂王崩及寇兵也此上文已見大喪下又別云天裁故知大故唯據

謂王崩及寇兵也此上文已見大喪下又別云天裁故知大故唯據兵寇也互詳大司徒疏云天裁疫癘水旱也者左昭元年傳水旱癘疫之災災裁字同注例用今字當作災各本並誤詳膳夫疏云彌猶偏也者說文長部云彌久長也彌即彌之隸變彌本訓久長久則無不周偏故又引申爲彌偏之義但經作彌注疑當用今字作弭詳小祝疏賈疏云按小祝云弭災兵弭爲安此弭爲偏不同者義各有所施彼是災兵之事故弭爲安此禱祀之事靡神不舉以彌爲偏王安石王昭禹劉台拱並謂彌當讀如小祝彌戎兵之彌案王劉說是也男巫云春招弭以除疾病義亦同注訓爲偏祀義似未安云偏祀社稷及諸所禱者以經言禱在社稷下故知社稷之外別兼有它所禱也月令孔疏云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

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然則水旱所禱山川亦其一也云既則祠之以報焉者賈疏云以其始為日禱得求日祠故以報賽解祠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

社則前祝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日所謂君以師行被社釁鼓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疏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者佐小宗伯也大

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神大疏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者佐小宗伯也大

師祭周書小明武篇說攻國上下禱祀靡神不下是也王制云天

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案此造乎祖即六祈之造及王

制之造乎禰也祖禰散文通稱詳前疏宜者祭於大社爾雅釋天云

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王制孔疏引孫炎云

求使宜也左閔二年傳云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則宜社用蜃

矣孔叢子問軍禮篇云告大社冢宰執蜃宜于社詩大雅縣孔疏云

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案孔孫說略同

賈疏云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於社造於祖者出

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小宗伯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設立義同軍社謂軍行所奉大社石主此官佐小宗伯於所止之處立其壇位詳小宗伯疏云類上帝者即六祈之類肆師亦云類造上帝此官與彼為官聯也上帝亦謂受命帝詳肆師疏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小宗伯云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此官亦佐小宗伯也四望詳大宗伯疏云及軍歸獻于社者此佐大司馬也賈疏云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按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以釋奠于學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引詩執訊獲醜則亦獻于學詒讓案軍歸獻于社即大司馬云師有功愷樂獻于社之事依大司樂注則亦獻於祖此不

言者文略注云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者左定四年傳祝佗語彼文師行作軍行小

宗伯後鄭注引同此先鄭引作師者軍師亦通稱此證設軍社為大祝之事並詳小宗伯疏云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者先鄭意前祝為

大祝自至神前以祝辭告之後鄭所不從云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者後鄭意此六事王親

與者大祝則前王而祝王不與者大祝則前大宗伯大司馬小宗伯等官而祝也聘禮釋幣于禰云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

告又再拜此官前祝蓋與彼略同賈疏云於此神據此經四望已上為出時獻於社為歸時皆大祝前祝以辭告之按尚書武成丁未祀

于周廟庚戌柴望皆是軍歸告宗廟告天及山川即此經出時告之歸亦告之此經上帝四望不見歸時所告故鄭總云王出也歸也而

將有事於此神以該之案依賈申注義則郊社四望等外祭祀出入皆告王制孔疏則謂天子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又引

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內故不復告也與賈義異未知孰是

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會子問曰

凡告必用牲疏大會同造于廟者以下四事亦皆此官所通掌祭奠幣反亦如之疏之時則亦前祝也賈疏云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

曰會殿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意即上文造于祖一也案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

傳云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是王大會同在畿外乃有造廟之禮賈說兼畿內會同與伏傳不合未知孰是又凡此經云造于祖廟

者造並訓為就謂就而祭之也賈謂取造次之意蓋誤會前注杜讀非其義也云反行舍奠者賈疏云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

子出入之法今王出行時造于廟將遷廟主行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案依賈說則此文專家上造廟言之社則唯行時有宜反

不奠也舍當讀為釋舍奠即釋奠詳旬祝疏注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者與上文有事于四望義同云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

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者賈疏云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彼注云

於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此直見過大山川不見中小者欲見中山川共大山川一處直告大山川不告中小

故不見中小山川各有別處則用中璋邊璋此所過山川非直用黃金勺酌獻而已亦有牢故校人職云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注云四海猶四方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其牲牢也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者此諸侯適天子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之禮引之者證大祝大會同告廟社山川禮亦同也鄭彼注云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彼文無必

字此有者鄭所增賈疏云案彼注破牲為制此用牲幣不破之者彼文不取牲義直取出告反亦告而已故破牲為制於此經皆用牲知

者王制云歸假于祖禰用特堯典亦云歸格于藝祖用特校人有飾黃駒之文則知此經出入皆有牲禮故不破牲為制案賈說未析曾

子問又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無遷主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彼天子告廟無用牲之文故鄭意諸侯告廟社等不當有

牲此注則仍不破字與彼注義異彼孔疏引皇氏熊氏以彼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又引熊氏說亦舉此注

證天子用牲幣與賈說不同依上注云造類禴祭並有牲則無天子諸侯之異皇熊說似非鄭意彼疏又載別說云或天子諸侯出入有

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今案通典吉禮引王肅云親告以牲有奠故也使祝

史用幣孔叢子儒服篇云天子將巡守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親告用牲史告用幣此亦肅所私定故其說正同孔引別說似與彼相類然以義攷之祭即告祭不當分而為二天子諸侯告祭並牲幣兼有當以此注為正王皇熊及孔引或說並失之建邦國先

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疏**建邦國先告后土者謂封建五等侯國也

與建邦國一也彼統主其禮此專主用牲幣之節爾案曾說本王安石王昭禹鄭鏗是也互詳大宗伯疏注云后土社神也者賈疏云

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神土神則社神也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故名社為土

神句龍生為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入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以其建邦國土地之事故先告后土雖告祭非常有牲有幣禮

動不虛故也案此注社神當為土神之誤賈強為之說非也社神土神雖散文可通然建邦國所告則自是五祀之土神不為社神肆師

云立文祀用牲幣注謂次祀有五祀此告后土用牲幣與彼注義合凡土神與社神異鄭志於大宗伯注分別甚明此不宜更通之也且

大宗伯注又云黎所食者明專指五祀土神言之若社神依鄭義則當云句龍所食矣鄭志載田瓊問徧舉大宗伯檀弓月令中庸諸注

以獻疑而不及此注疑田瓊所見此**禁督逆祀命者**督正也正王之

注尚不作社神也並詳大宗伯疏所命諸侯之所

祀有逆者疏注云督正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正王之命諸侯之所則刑罰焉疏祀者司約治神之約注云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

也此逆祀命亦謂受王之命當祀而不祀或不當祀而祀皆是也僖三十一年左傳衛成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闕成王周公之命祀杜注云諸侯受命各有常祀又哀六年傳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國語魯語云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址諸侯受王命祀之

周禮正義卷五十

瑞安孫詒讓學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

風旱彌裁兵遠辜疾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禱卻凶谷

讀曰救疏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者將事與小宗伯若軍

救安也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義同士昏記注云將行

也謂於小祭祀侯禳禱祠而行事祝號即大祝六祝六號是也賈疏

云掌小祭祀即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

禳已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下為目祈

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裁兵遠辜疾三者即是

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案依鄭賈說則侯禳禱祠大

小祭祀通有之此云小祭祀對大祝大禋祀肆享祭示為大祭祀也

小祭祀詳肆師司服疏云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
遠辜疾者依大祝六祝先鄭注此祈福祥即彼吉祝順豐年即彼順
祝逆時雨寧風旱即彼瑞祝彌裁兵即彼化祝遠辜疾即彼策祝唯
彼別有年祝而此無文要大致略同但二官皆掌祭祀祝號大祝所
掌據禱祈告祭之大者言之此祈福祥以下則家上小祭祀侯禳禱
祠為文將事微異耳管子小問篇云桓公踐位令魯社塞禱祝臯已
疵獻昨祝曰除君苛疾所謂遠辜疾也注云侯之言候也候嘉慶
祈福祥之屬者侯聲類同白虎通義爵篇云侯者候也候逆順也
王制孔疏引春秋元命苞云侯者候也侯王順逆也案說文人部云
候伺望也凡嘉慶之事則伺望迎之使來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祈

順逆皆有候迎之義故知三者同為侯也云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者女祝注云卻變異曰禳與此義同凡凶咎之事則禳卻之使去

寧風旱彌災兵遠辜疾寧彌遠亦皆有禳卻之義故知三者同為禳也又案侯禳皆分方祭之肆師云與祝侯禳于曷及郊是也小子先

鄭注云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先鄭訓侯禳字義與此注略同而以為一祭則異後鄭亦不從也云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者疑

當重豐年二字以豐年是嘉祥之事故為祝辭以禮順而候祈之也國語楚語云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亦祝辭之義云逆迎也者爾雅釋

言文說文是部云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大史注亦同謂時雨將至為此祭祀以迎之云彌讀曰牧者段玉裁云牧彌聲類同部云

牧安也者男巫注同說文支部云牧無也讀若弭重文休牧或从人廣雅釋詁云休安也案大祝先鄭注云化祝弭災兵也郊特牲云祭

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注云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字並作弭則與男巫招弭字同以說文攷之彌當為長部彌字之變體弓

部云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字與彌別而聲讀相近又有彊字云弛弓也玉篇弓部謂與彌同案弛弓與解義亦相近說文心部又有

弭字云厲也一曰止也弭與弭義亦略同以大祝及郊特牲注校之竊疑漢時通用弭為彌此經例用古字作彌注例用今字當作弭故

甸師注弭後缺字亦作弭今本大祝小祝男巫經注並彌弭錯出非其舊也至此經凡云彌者並取安息禦止之義杜子春男巫注讀弭

如彌而鄭於此彌及男巫之弭皆破為救義並通也詳大祝男巫疏又案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彌宗旁之為諸侯

有疾病之醫藥所居孔注云彌宗官名案彼祝淮祝榮即大祝下大夫二人彌宗疑即小祝此官掌彌災兵遠辜疾古巫祝兼治疾病故

謂之彌宗而主諸侯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疾病醫藥之事與

隋尸之祭也奠奠爵也祭祀奠先疏大祭祀逆盥盛者贊少宗伯也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疏盥依鄭讀亦當為案詳小宗伯

疏賈疏云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饋人之盥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江永云此條逆盥盛在迎尸之上小

宗伯云祭之日逆盥省饋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肆師云祭之日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據此諸文逆盥當在饗祭之晨而此疏云饋獻

後尸將入室乃迎盥恐不然也案江說是也黃以周說同但大祭迎盥盛當有兩次一在祭日之晨所逆者未炊之米也一在六獻後尸

將入室時所逆者已炊之食小宗伯注云逆盥受饋人之盛以入是也此與小宗伯並當通咳兩逆而注疏皆偏據後逆為說未咳亦詳

小宗伯疏云送逆尸者祭初逆尸入廟門贊大祝也祭畢又送尸出廟門少牢饋食禮云尸謁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是也云沃尸盥者

賈疏云尸尊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詒讓案內祭祀尸始入受裸時外祭祀尸入受獻時皆有盥也少牢

饋食禮云小祝說槃匱與篔篹巾于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篔篹巾南面於槃

北乃沃尸盥于槃上特牲饋食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匱北注云淳沃稍注之案沃盥即奉匱水

澆沃之也少牢禮小祝設盥器而宗人沃尸盥者與天子禮異也士師云祀五帝則沃尸盥然則自祀五帝外餘大祭祀皆小祝沃尸盥

矣凡尸盥於槃沃用匱詳鬱人疏云贊隋者贊大祝命祭也賈疏云按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擗于醢以祭於豆閒

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云贊徹者亦贊大祝令之也又佐膳夫內小臣徹俎九嬪外宗徹豆籩與彼為官聯也云贊奠者亦贊大祝也賈

疏云大祝酌酒奠於鉶南則郊特牲注天子奠畢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注云隋尸之祭也者謂尸未食前之隋祭也守桃注云隋

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是也特牲饋食禮云祝命授祭彼注亦謂授

承逆尸沃尸之下故隋是尸之祭也云奠奠爵也者四獻後延主入

室時奠神之爵也其爵用罍其酒禮運孔疏謂天子用齊酒是也士

虞禮特牲饋食禮並云祝洗酌奠奠于銅南又少牢饋食禮云祝酌

奠注云酌奠酌酒為神奠之又特牲禮衆賓長加爵後有嗣舉奠少

牢則無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則天子諸侯亦有

嗣舉奠之禮故文王世子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云祭祀

奠先徹後者賈疏云奠爵在尸食前徹在尸饌後故云奠先徹後詒

讓案依禮送尸在贊徹前亦在贊奠後也云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

非一者謂小祝佐大祝先**凡事佐大祝**注云唯大祝所有

後非一者謂小祝佐大祝先**凡事佐大祝**注云唯大祝所有

凡事諸有事皆佐大祝故鄭云唯大祝所有事乃佐之據大祝職不

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行之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於

此見文者欲見自此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大喪贊**注云故書

下唯大喪贊注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大喪贊**注云故書

云當為泚**疏**大喪贊泚者亦贊大祝也注云故書泚為攝杜子春

泚謂浴尸云當為泚泚謂浴尸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詒讓案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柩斃泚注杜子春讀泚為泚以柩斃浴尸此泚

故書誤為攝杜又依彼及大祝文讀為泚不讀為泚者疑彼注字誤

或以說具於彼此不復**設熬置銘**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書死

出欲學者互訂之與**銘**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書死

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禴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

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

粥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幕用葦席取銘置于重杜子春云熬謂重

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

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感此蟬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北南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設熬置銘者此謂殯日也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凡喪禮始死祝即置銘於重至殯乃設熬此先設熬後置銘者士喪禮云設熬乃塗卒塗祝取銘置于肆將葬啓殯後又云取銘置于重及祖又云祖還車祝取銘置于茵是置銘不止一次經通咳前後故文不次也注云銘今書或作名者名銘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金部不收銘字蓋於周禮取今書於儀禮取今文也徐養原云銘旌之銘今文固作名矣若銘刻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蓋偶遺之漢碑有周憬功勳銘又孔宙碑魯相謁孔廟殘碑皆有銘字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者此從故書作銘爲釋也司勳注云銘之言名也荀子禮論篇云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是銘即取書名爲義故古卽作名字云今謂之柩者舉漢時俗語爲釋賈疏云銘所以表柩故漢時謂銘爲柩孔廣森云薛宣傳池陽舉廉吏王立未及召死以府決曹椽書立之柩以顯其魂此疏釋鄭意云漢時謂銘爲柩然則彼言書柩者卽是書銘矣案孔說是也荀子禮論篇云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疑周未已通以銘爲柩與漢時語同矣御覽禮儀部引禮統云柩之言久也其書其謚置棺旁萬世久藏也亦其證引士喪禮者證銘之形制云爲銘各以其物者銘釋文作名鄭彼注云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今文銘皆爲名案先鄭於此經不從今書或本作名則於禮經亦未必盡從今文釋文本恐非賈疏云謂爲銘旌用生時旌旗但沽而小案士喪禮注王則大常諸侯則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云亡則以緇長半幅者注云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

一尺賈士喪禮疏云經直云長半幅不言廣則亦三寸云賴末長終幅廣三寸者賴釋文作績今本儀禮作經司常後鄭注引亦作賴案

經正字賴或體績即賴之俗注云終幅二尺賈士喪禮疏云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兩邊除二寸而言之案賈彼疏以緇長一尺賴

二尺為同用布為之此疏以賴末為赤色緇兩說岐悟未知孰是云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者今儀禮名亦作銘司常後鄭注引作名

與此同注云今文未為柩也在棺為柩黃以周云銘名古通惟書名于末之銘字當作名二鄭所引不誤案黃說是也末不作柩亦先鄭

不盡從今文之證賈疏云書死者名於賴末之上某氏是姓下某是名此謂士禮案喪服小記云周天子諸侯大夫書銘並與士同云竹

杠長三尺者注云杠銘槨也賈疏云依禮緯天子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今士三尺者則天子以下皆以尺易仞云

置于西階上者彼文西階上有宇字注云宇柁也此引無疑先鄭所省賈疏云始死即作銘倚于重殯訖置于西階上屋宇下云重木置

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者士喪禮云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此節引之彼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為

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賈疏云經雖不言重士喪禮有取銘置于重是以因銘兼解重重木當約銘旌之杠天子九尺云粥餘飯盛以

二鬲縣于重幕用葦席者士喪禮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幕用疏布久之繫用軫縣于重幕用葦席注云鬻餘飯以飯尸餘米

為鬻也彼釋文云鬻本又作粥此所引與陸所見或本同御覽禮儀部引士喪禮作盛用二鬲疑先鄭所據禮經亦本有盛字賈疏云粥

餘飯者飯米與沐米同按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稷天子之士沐梁諸侯士沐稻天子當沐黍飯米之餘以為粥盛以二鬲按鄭注士喪

禮鬲與簋同差天子入諸侯大夫四士二云取銘置于重者銘亦當從釋文作名士喪禮云祝取銘置于重賈疏云謂未殯以前殯訖

則置于西階上是也杜子春云熬謂重也者杜意蓋以熬指重鬲所盛之餘飯而言粥餘飯或更熬之也然與士喪禮不合蓋偶失檢故後鄭不從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者舊本無其字宋董本岳本及注疏本並有與禮記同今據增釋文重識字士喪禮注引檀弓同今本禮記不重段玉裁云子春所引檀弓與鄭君注士喪皆云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周禮注少一識字釋文獨為善本盧文昭云識古幟字亦旗類上識字是幟下識字乃記也司常注亦有徽識語案段盧說是也賈士喪禮疏引此注亦不重識字不若陸所據本之善又檀弓別下有己字彼釋文云本或無己字非此注與陸所見或本正同鄭彼注云明旌神明之旌不可別形貌不見云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者爾彼文作耳賈疏云鄭彼注謂重與奠則斯錄之據重斯盡其道據奠以是子春引證重則取愛之斯錄之不取敬之斯盡其道連引之耳云重主道也者彼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云殷主綴重焉者彼注云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賈疏云謂始死作重之時至葬後作木主乃綴連重之高懸於祖廟大祥遷廟乃埋重於廟門外之左云周主徹重焉者彼文徹重作重徹此疑涉上文而誤賈疏云周人不綴重亦死始作重至葬朝廟重先柩從入祖廟朝廟訖明日將葬重先出倚於道左葬後既虞埋於所倚之處故鄭注云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云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者彼文主人作生者此杜所改鄭彼注云哀素見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賈疏云杜子春連引於經無所當云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者後鄭以熬為煎穀破子春以熬為重之說也士喪禮云奉尸斂于棺乃蓋而後設熬是設熬在既蓋棺後也云所以惑蚘蟬也者舍人注同引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入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者證熬為熬穀並詳舍人疏引士喪

禮曰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坵南者此證士熬二種四筐之事賈疏云堂西南隅謂之坵饌於此者據未用時加之蓋後設於棺

旁云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者證設筐熬之法賈疏云此皆所設之處言旁一筐則首足各一筐大夫亦旁各二筐首足各一筐君八筐

左右各二筐首足亦各二筐鄭君引此者將以破于春為重案賈此疏不詳天子設筐之法舍人疏說天子熬用六穀十筐首足各一筐

則餘設於左右者有八筐依此疏說君入筐設法例之則首及葬設足各二筐設左右者止有六筐與彼疏例不同未知孰是

道齋之奠分禱五祀杜子春云齋當為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立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

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祀疏分禱五祀者於大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遣奠後為葬禱也

注杜子春云齋當為桑道中祭也者斃入祭門用瓢齋杜亦讀齋為桑云桑盛也與此義同道中祭與大祝先鄭注所謂祭羨之道中

亦略同段玉裁云杜易齋為桑謂以桑盛祭於道中也云漢儀每街路輒祭者蓋據漢大喪儀今無攷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按禮道中無

祭法云玄謂齋猶送也者破于春讀也說文貝部云齋持遺也引申為齋送廣雅釋詁云齋送也云送道之奠謂遣奠也者鄭既夕注云

遣猶送也是齋遣並有送訓故後鄭釋為遣奠此義固較杜為長但經云道齋之奠而大遣奠則在廟而不在道於義微有未協竊謂此

仍當兼取杜說蓋大遣奠奠畢包牲體載於遣車從柩而行道中或有停止則即陳以為奠至擴則藏於竈在道謂之道齋之奠猶之入

擴則謂之奠竈量人云奠竈之俎實是也若然道齋之奠雖即遣奠之俎臂孺駘三體而主行道言之則與廟奠小異其法數則禘記注

云遣奠天子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賈既夕疏云天子一大牢又加以馬牲牲別有三體

則十二體就十二體中細分爲八十一個九包包各九個是也互詳
大史巾車疏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
祀也者明經云分禱五祀卽承上道齋之奠爲文所分者卽道齋奠
之餘也賈疏云言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爲五
處祭也案賈疏據既夕經注義也既夕注釋苞牲取下體云士苞二個
前經折取臂膾後經折取骼亦得俎釋三個蓋鄭意包遣奠與特牲
饋食禮歸尸俎禮相擬故亦俎釋三個所釋者卽以分禱五祀猶特
牲釋個爲陽厭也但諦審此疏云下體之外分之爲五處祭則是前
後脛骨之外別取脊脅諸體以祭而既夕疏則謂所包臂膾骼之外
取所餘肩膊等以祭是仍在下體之內兩疏義小異經注並無文未
知孰得其正也又案此分禱五祀爲祈禱之事注通言之故云祭祀
據曾子問云天子崩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
獻而已然則未葬遇五祀正祭亦輟不行惟禱禮輕得於葬時行之
故其俎實亦取包牲之餘不特殺也云王七祀者祭法云王爲羣姓
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
七祀鄭注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
作謹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
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是王有七祀也由禮說天子祭
五祀注以爲殷制云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凡王平
生出入蓋有告五祀之法若聘禮使行釋幣於行之比鄭言此者明
七祀去其二爲五與大宗伯五祀爲五神異也黃以周云周禮五祀
有二一爲中祀左傳所云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是也在王者宮
中曰戶竈中霤門行羣小祀也大宗伯五祀文在五嶽上爲中祀故
鄭據左傳文以釋之小祝所掌五祀爲羣小祀故鄭據月令文以釋
之賈疏云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
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按

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

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土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博

求之依祭法士二祀案賈據既夕記云乃行禱于五祀但彼士禮大

禱在屬續時與此王禮葬將行時禱事異而其事於五祀則同

師掌釁祈號祝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大師掌釁祈祝

掌釁者據大師之文而言耳則惟為以血釁鼓祈號祝者將出軍禱

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蓋所以令將軍祈而請之也此皆小事

故大師用小祝以讀祝耳案據賈說則此祈與大祝六祈之祈同雖

以釁祈連文而與肆師祈珥義別也注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者

左僖二十三年傳秦孟明曰不以纍臣釁鼓杜注云殺人以血塗鼓

謂之釁鼓漢書高祖紀釁鼓顏注引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

釁呼為釁史記索隱引司馬法云血于釁鼓者神戎器也釁互詳天

府疏引春秋傳曰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者證大師釁鼓祝

所有事也詳小宗伯疏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

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禩為祀書亦或為祀疏注云故書祀或作禩

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裁兵疏者大宗伯小子五祀

注云故書祀作禩凡故書非一本此經故書闕有作祀者鄭從祀為

正本故云或作禩大宗伯小子則故書皆作禩不作祀故不云或此

鄭校讀之例也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者

先鄭以郊祀為郊羣祀之兆則以郊祀連讀于社猶言及社社在郊

者謂在南郊藉田之王社也都宗人云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

壇則此保亦謂小祝率領徒屬居郊社之兆壇而守之云杜子春讀

禩為祀書亦或為祀者大宗伯先鄭讀同杜從禩為正本而改其讀

故以作祀者為或本也云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者破先

鄭義也後鄭以祀于社屬讀祀即謂祈禱也賈疏云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詒讓案都宗人寇戎保神壇無祀事者蓋文不具云彌裁兵者據上文明寇戎之凡外內小祭祀事當有祈祀也彌裁疑當同大祝注作弭災詳前疏

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者賈疏云按小司徒

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按司服羣小祀用玄冕鄭注云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也其內小祀謂宮中

七祀之等小喪祀者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掌事者

此數事皆小祝專掌其事也案小祭祀詳肆師司服疏小喪紀者賈謂據王后以下今攷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又

大史注云小喪卿大夫也賈外饗小司馬疏亦並謂夫人以下之喪則不得有王后此疏蓋誤此小喪或當兼含王子弟內諸侯及卿大

夫之喪言之詳外饗大史疏小會同賈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司馬疏說亦同蓋據典瑞注說諸侯使大夫時

聘殷覲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琬圭琰圭以命之是大會同外別有此王人與邦國使臣會同之小禮也金鶚云小行人云朝覲宗遇

會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之禮天子在上而卿大夫自相會同此春秋衰世之事而謂成周有之乎必不然矣孫希旦云王官伯

出會諸侯則謂之小會同小祝小會同掌事焉是也案典瑞注大夫壇會命事之說於禮未協金據小行人文謂人臣無會同之禮黃以

周說同足正賈氏之誤孫謂此小會同為王官伯與諸侯會同之禮說亦甚塙左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

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合諸侯正所謂小會同也蓋西周盛時無大夫會盟之事而王官伯與諸侯會盟則自是正禮

所合者即五等之君與大行人以會同專屬君禮義亦不相妨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子春云防當為披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

疏掌大喪勸防之事者大喪亦王后世子也注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者大史先鄭注云勸防引六紼與此義同即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也先鄭以勸防總為引柩之事謂勸助其力防其危險然其義未析故後鄭分別釋之杜子春云防當為披者據司士及既

夕禮喪大記並有披故破此防為披也後鄭說亦與杜略同惟不破字為異王念孫云說文曰從旁持曰披防旁聲相近旁披聲之轉周

髀曰旁沔四隤而下滂沔即陂陀也滂陂亦聲之轉故杜氏讀防為披矣云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此通柩在廟

在道言之倡帥前引謂居前勸勉引柩者助其用力也賈疏云即下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卻行左右車脚有高大則以纛詔告

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戲者此專據柩行在道謂居旁防護之司士云作六軍之士執

披則披非喪祝所執但掌其事耳呂飛鵬云防有備禦之義故鄭以執披備傾戲釋之詒讓案釋文戲音虧賈疏述注作傾虧既夕禮云

乃載商祝飾柩設披注云披絡柳棺上賈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又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

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據彼注則疏作傾虧是也檀弓設披孔疏亦云傾虧廣雅釋詁云傾暗戲衰也釋名釋

喪制云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傾戲傾虧傾倚並聲近義同喪大記孔疏云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

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敬左則引右及辟令啓鄭司農云

敬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披互詳司士疏

塗椁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禮也疏者以下說

於寢啓殯遷柩適祖廟之事謂王喪七月而葬之前八日則辟塗啓

焉賈彼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是也注

去之檀弓孔疏云敢叢也謂用木敢棺而四面塗之椁者亦題漆敢

命之也引檀弓曰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

天子之禮也者證天子殯有敢塗椁必辟除乃可開殯鄭彼注云敢

文也以刺繡於綵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賈疏云天子

於輅車之中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傍乃於椁

攢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於棺上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椁材乃畢塗

之斧者形如大斧文言上者加斧及朝御匱乃奠鄭司農云朝謂將

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

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

沃丁未朝于武宮疏及朝御匱乃奠者賈疏云及猶至也謂侵夜啓

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

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

鄭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既夕又云鏤於禩廟禩廟即考廟也云則喪祝為御柩也者經作匱注作

柩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詳鄉師疏御柩者亦執翣居前為節度詳後疏引檀弓者證喪有朝廟鄭彼注云朝謂遷柩于廟賈疏云

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柩朝廟而殯之周人不殯於廟故始死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禩而後祖廟別一宿後朝始祖

廟遂出葬於墓檀弓孔疏云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鏤於禩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

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為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案據賈孔說則王喪當徧朝七廟攷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

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是未葬以前自禩以上六廟並無主而得徧行朝禮者蓋將朝之前祝先迎主反羣廟既朝而

主仍藏祖廟與新主祔祖後仍反於寢事相類也云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者賈疏云此僖八年左氏傳秋

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注云寢小寢同同

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不當致檀弓孔疏云此言周人不殯于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

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之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故殯於廟杜預以為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詒讓案襄四年傳云定如薨不殯于廟注亦云殯不過廟依杜說則所謂不殯廟者即不朝

於廟依服說則不殯廟卽不殯於寢此並因檀弓言周禮無殯廟故強爲之說先鄭此注既引檀弓於前又引左傳此文則亦不以殯廟爲殯尸於廟可知今案左傳之殯廟卽檀弓之殯祖不宜異訓服杜兩說並未允協孔引後鄭說以左傳爲殷法孔廣森又申其義援明堂位魯禘牲用白牡及公羊定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闕證魯用殷禮其說致塙足以正先鄭及服杜諸家之誤矣云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者於舊本作于今據宋注疏本正賈疏云此左氏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云晉宗廟在曲沃者左傳杜注云曲沃有舊宮焉義與先鄭同賈疏云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云故曰曲沃君之宗也者賈疏云莊二十八年左氏傳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夏使大子居曲沃是也案杜注云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云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公者僖二十四年傳記晉文公入國時事云二月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公杜注云文公之祖武公廟引此諸文並證曲沃有宗廟也國語晉語云烝於武公韋注亦云武公獻公之禰廟在曲沃賈疏云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未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是闕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案據賈引鄭志說則晉文公亦殯於廟依殷禮也與孔氏說可互證云玄謂乃奠朝廟奠者卽遷祖奠也既夕禮遷柩朝廟徹宿奠後云厥明乃奠注云爲遷祖奠也又記云其二

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據彼推之則天子七廟啓日先朝禰廟其奠亦如小斂奠以後五日徧朝諸廟其奠並同至第七日朝大祖廟其奠則如大斂奠若然天子朝廟奠有七女唯末奠特盛也又案天子喪禮奠有十一始崩奠二小斂奠三大斂奠四朝夕哭奠五朔月奠六月半奠七薦新奠八遷祖奠九祖奠十大遣奠鄭知此奠為遷祖奠者以文承朝廟後也賈疏云以經文奠在朝下明不據初來宿奠是據厥明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所設朝廟之奠

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玄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鬪居前卻行為節 及祖者賈疏云初朝禰次第朝親廟四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度 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始也為行始云飾棺乃載者賈疏云既載乃飾按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閒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飾訖乃還

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此先云飾棺後言乃載者直取便文非行事之次第云遂御者王念孫云御下當有之字案鄭仲師云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康成云御之者執鬪居前卻行為節度疏云遂御之者喪祝執鬪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則經文有之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之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後漢書蔡邕傳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引此並作遂御之小宗伯云及執事眠葬獻器遂哭之鬱人云共其裸器遂狸之中車云飾遣車遂厥之行義並與此同案王說是也賈疏云

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鬪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 注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者於舊本作于今據汪道昆本及注疏本校正既

夕禮祖在葬前一日遷廟奠後彼文云商祝御柩乃祖注云遷柩鄉外又云祖還車注云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又云布席乃奠注云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據此是還柩及車向外謂之祖因而設奠謂之祖奠此經之祖蓋兼還柩及祖奠言之祖於庭據檀弓文云象生時出則祖也者謂象生時出行有祖道飲酒故葬亦有祖奠也既夕禮有司請祖期後鄭彼注亦云將行而飲酒曰祖生人出有祖詳大馭疏云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者賈疏云按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義出於彼以其生時出有祖故死亦有祖引檀弓者賈疏云按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曾子從者怪主人推柩而反問於曾子曾子對曰胡爲其不可從者問子游子游對此辭云飯於牖下者謂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沐浴訖即飯舍故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於阼者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百稱天子百二十稱皆於阼階故言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者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兩楹閒周人殯於西階故云殯於客位祖於庭者行祖祭在祖廟之庭葬於墓者行祖祭訖至明日行大遣奠既奠引柩向擴故云葬於墓所以身遠也者此子游之意從飯於牖下至葬於墓即就也節級皆是就遠不合反來引之者證此經祖是爲行始向遠之義云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者載謂載柩於柩路也既夕禮請祖期後云乃載商祝飾柩先鄭依經文先飾棺後載與既夕不合故後鄭不從云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者既夕禮云商祝御柩商祝即喪祝也前朝廟遷柩用輜不用車此既載則柩在車故云爲柩車御御亦謂御正柩與凡馭車異云或謂及祖至祖廟也者賈疏云以其飾載在祖廟中故以祖爲祖廟解之後鄭雖不從亦通一義案喪禮自啓殯遷祖即至祖廟此上文已有朝廟及奠則早已在祖廟矣不應此更云及祖故二鄭並不從賈謂亦通一義非也云玄謂祖爲行始者申先鄭出祖之

義明不如或說也爾雅釋詁云祖始也既夕禮注說祖亦云還柩鄉
 外為行始白虎通義崩薨篇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
 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為祖載也案班義與鄭異而訓祖
 為始則同云飾棺設柳池紐之屬者柳池紐皆棺飾詳縫人疏云之
 屬者凡齊披之類皆是也云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
 御之者還車向外即所謂祖也其序先載次飾次祖賈疏云鄭見經
 先言飾棺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到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當還
 車向外以其載時車北向飾訖當還車向外喪祝御之云御之者執
 翻居前卻行為節度者翻即纛所謂羽葆幢也鄉師云及葬執纛以
 與匠師御匱而治役是凡御柩者皆執纛故鄭謂此喪祝御柩亦執
 翻必卻行者以方還柩向外居前者行當向柩故卻退而行鄭注既
 夕商祝御柩云亦執功布居前為還柩車為節彼士禮故執功布而
 不執翻翻形制詳鄉師疏賈疏云恐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祝二人
 柩車傾虧以纛告之故云為節度也

疏及葬御匱出宮乃代者以下並祖奠畢柩行適葬之事御匱者與
 鄉師匠師為官聯也賈疏云謂於祖廟殿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
 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出宮注云喪祝二人相與更也者說文
 人部云代更也賈疏云按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
 更也及擴說載除飾也四聲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使其空
 也爾周人之

疏注鄭司農云擴謂穿中也者方相氏注云擴謂穿地中
 葬牆置躔也說文土部云擴塹穴也塹阬也蓋穿地為阬謂之擴
 因以為墓穿之名也廣雅釋邱云藏謂之擴釋名釋喪制云擴曠也
 藏於空曠處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穿謂擴中也云說載下棺也者
 鄉射禮注云說解也在涂時棺載於柩車及擴則喪祝解說而下其
 棺別載於龍輅以入於穿也云除飾去棺飾也者廣雅釋詁云除去

也亦謂解說去之既窆則以入壙覆棺既夕謂之見是也天子棺飾

詳縫入疏云四翟之屬者釋文云翟本亦作翟案翟字是也四翟者

即左襄二十五年傳所云四翟不踴縫入先鄭注引彼文亦作翟彼

四翟大夫禮若天子則入翟並詳縫入疏云令可舉移安錯之者買

疏云除去棺飾者令可舉移安錯於壙中安錯之言出孝經詒讓案

孝經事親章云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措措字通小爾雅廣言云措置

也云文謂除飾便其窆爾者鄉師注云窆謂葬下棺也後鄭謂除去

棺飾為便下棺見窆後仍加飾非除去不用也亦與先鄭義同云周

人之葬牆置器者據檀弓文證疏小喪亦如之疏云小喪亦如之者賈疏

葬入壙亦置飾也亦詳縫入疏小喪亦如之疏云小喪亦如之者賈疏

下之喪自掌勸防已下至除飾皆據王喪其小喪亦有勸防已下之

事故云亦如之案賈說非也依宰夫大宗伯注義上文大喪內當含

有后世子不得為小喪宰夫注又云小喪夫人以下此經之義當如
彼注至大史小喪賜謚注云小喪卿大夫也此下文又云凡卿大夫
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則此小喪不關卿大夫明矣又掌喪祭祝號
此小喪疑當兼有三公內諸侯之喪詳外饗大史疏

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

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喪祭虞也此不及耐者以卒哭已為吉祭耐更在卒哭之後故不

數之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

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蓋即喪祝也引檀弓者證喪祭為虞之義

不忍一日離也不檀弓作弗小宗伯注引同此疑字誤並詳彼疏王

弔則與巫前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

曰楚人使公親禭公使巫以桃刻先被殯楚

人弗禁既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

疏王弔則與巫前者此

與男巫為官聯也苟

周禮正義

五十一
中華書局聚

子正論篇云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蓋謂此也白

虎通義崩薨篇云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

欲躬見之雜記云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

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孔疏引熊安生云

斂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又引左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

不與小斂故不書曰證卿當視小斂及公羊昭十五年叔弓卒傳君

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檀弓注以為未襲證卿未襲而往若然

王於公卿大夫士士之喪其弔臨差次亦當與彼同故司服王於三公

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弔服又王弔諸侯三公以卿禮準之當亦未

襲而往大司馬說王有弔士庶子當亦準士禮既殯而往互詳司服

大司馬疏注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者段玉裁

云厲即芻之假借賈疏云桃芻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是小臣也

按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王弔亦

然故兼言執戈案桃芻詳戎右疏引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芻
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者段玉裁云此及下二芻字當本同上
作厲如絳人注改證為嬰之類釋文音上桃厲云記作芻正謂與此
注不同也案段說近是先鄭引此者證王弔巫祝當有事也後鄭彼
注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
已襲則止巫去桃芻桃鬼所惡芻萑若可掃不祥案士喪說君視斂
云君至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後鄭彼注引此經及檀弓文釋之云
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芻居前下天子也檀弓
孔疏云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芻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
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芻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
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芻必知襲後無桃芻者案喪大記大
斂惟有巫止之文無桃芻之事今案依後鄭及孔說則王弔祝與巫
並前惟諸侯三公六卿之喪或未襲時往乃有是事其大夫以下喪

往皆在襲後則巫止於門外王入門後祝前巫不前若諸侯弔事雖未襲以前巫亦止門外無巫祝並前之禮也引春秋傳者左襄二十九年傳記襲公朝於楚遇康王喪之事云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云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勿禁既而悔之杜注云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被殯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此引以證桃茢為被殯也孔疏云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禭彼言請襲此言被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沐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按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禭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禭不得為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禭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禭者致禭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禭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禭也案孔說是也賈疏謂禭即襲之時未殯而云被殯者名尸為殯耳失之云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者兼釋左傳義左傳杜注云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亦同鄭義

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路門外之東宗廟之前與大社左右相奄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對穀梁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范注云立亭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

賤之也郊特牲孔疏云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
 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案孔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云無國之稷易
 為求福無國即亡國也云以祭祀禱祠焉者賈疏云祭祀謂春秋正
 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注云勝國邑所
 誅討者者謂當代先王誅討所滅之國邑仍存其舊社稷媒氏注云
 勝國亡國也邑謂國都猶殷之都亳是也御覽禮儀部引馬融注云
 所討國所封邑猶立其社稷案所封邑封疑當作誅馬鄭義同云社
 稷者若亳社是矣者穀梁哀四年傳云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亳
 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范注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
 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因謂之亳社左傳杜注說同
 郊特牲薄社鄭注亦云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彼釋文云薄本又作
 亳是鄭以亳社為殷社即范杜說所本呂氏春秋貴直篇狐援曰殷
 之社蓋於周之屏是也漢書王莽傳劉嘉奏曰古者畔逆之國四牆
 其社辯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為戒辯社即班社言以勝國之社班
 之侯國使立為戒社故魯得有亳社然則周王國侯國咸以亳社為
 戒社更無它社矣而公羊哀四年經傳亳社作蒲社何注云蒲社者
 先世之亡國在魯竟則以蒲社為魯所因國之社依何說是周惟王
 都戒社為殷社其畿外侯國則各自立因國之社以為戒社今攷書
 敘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詩豳風破斧孔疏引鄭書注以
 蒲姑為齊地左昭九年傳蒲姑商奄釋文引服虔云蒲姑齊也商奄
 魯也漢書地理志亦謂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則蒲姑乃齊之因
 國故左昭二十年傳晏子謂太公居齊為因蒲姑氏然則即如何說
 魯立戒社亦宜立奄社耳何緣別立奄所遷蒲姑之社何說於義難
 通殆未足馮矣云存之者重神也者以其國邑雖亡社稷是神事重
 之不敢廢故存之也云蓋奄其上而棧其下者約公羊哀四年傳文
 詳媒氏疏云為北牖者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

北牖使陰明也鄭彼注云絕其陽通其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

棺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者賈疏云言掌事者雖禮

焉詒讓案掌事亦兼掌詔相之事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入

是也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

是斂注云胥當為祝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案以

士喪既夕篇攷之掌襲含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淝米

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三祝皆即喪

祝是士之喪亦喪祝掌事及斂飾棺此不及士者文不具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

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者總冢下文

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禡氣執之十百而多獲者總冢下文

明表貉以下諸事凡時田皆同云表貉之祝號者肆師注說表貉云

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則於六號當為鬼號其牲號幣號當亦有之

此官辨其號而為之祝辭也賈疏云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按大司馬大閱禮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

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為號注云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

百者百爾所思詩鄘風載驅篇文此與肆師祭表貉注云貉讀為十

百之百同段玉裁云此當是易貉為禡而訓其音義為百故鄭君云

禡氣執之十百貉禡百三字同在古音魚鐸部也與肆師注互相足

云書亦或為禡者大司馬先鄭注同謂故書或本作禡也說文亦部

云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周禮禡於所征之地案

許書字與此或本同而說與二鄭異許引周禮者據王制云天子將

出征禡於所征之地非此經文云貉兵祭也者謂貉本為出兵之祭

周禮正義 五十一 十二中華書局聚

兵祭猶言師祭也云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者甸疑當作田此釋田有表貉之義穀梁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又大宗伯軍禮云大田之禮簡衆也是田狩所以講武治兵故即用兵祭之禮也引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者大雅及

釋天文引以證彼禡即此貉同為兵祭也並詳大祝疏云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者與先鄭說同賈疏云詩與爾雅據出征之祭

田是習兵故亦禡祭云禡氣執之十百而多獲者從子春讀百為義取其增氣執以多獲禽獸肆師注云禡氣勢之增倍執勢古今字此

注疑亦當與肆師同舍奠于祖廟爾亦如之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爾父廟

于祖廟爾亦如之者賈疏云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

祖爾并言注云舍讀為釋者占夢注同凡此經釋奠釋采字並作舍詳大胥疏云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者謂時田之前有此告

奠之事與將征伐亦告祖爾事相若也賈疏云此經上下惟言時田不言征伐按大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爾故兼言征

伐詒讓案大傳說武王牧野之戰既事而退設奠于牧室彼即征伐舍奠之事大祝大會同有反行舍奠亦即釋奠也文王世子云凡學

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聘禮載使者歸釋奠於爾之禮云乃至于爾筵几于室薦脯醢

錫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天子將出舍奠之禮當與彼略同王制又云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

以訊誠告孔疏云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又引熊安生云釋奠既有牲牢又菜幣兩有陳祥道黃以周並謂大祝釋奠為告

祭曾子問云凡告必用牲幣是釋奠有牲幣是也但釋奠有牲牢則不當有菜魯頌闕宮說在泮獻賦又言采芹藻者采以為道為豆實

耳與釋菜實於筐筭異也鄭王制注以釋奠為釋菜奠幣亦非釋菜
不薦饌奠幣即釋幣與釋奠並不同互詳大胥疏鄭司農云禴父廟
者公羊隱元年何注云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禴左
傳襄十三年孔疏云禴近也於諸廟父最為近也 師甸致禽于虞

中乃屬禽及郊鮪獸舍奠于祖禴乃斂禽禴牲禴馬皆掌其祝號師

謂起大眾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
屬禽別其種類鮪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

于祖禴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八腊人也杜子春云禴禴也為
馬禴無疾為田禴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禴爾雅曰既伯既禴馬祭

也玄謂禴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 疏 禴牲禴馬者黃以周云凡禴
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 牲禴馬皆在田獵之先詩吉

日文可證上文乃斂禽句與此不相關非田事既弊乃禴之也 注
云師田謂起大眾以田也者經作甸注作田者小宗伯注云甸讀曰

田經用段字注從正字也汪道昆本依經作師甸誤爾雅釋詁云師
衆也大田起六軍羨卒竭作是起大眾故大宗伯云大田之禮簡衆

也此經師田之文小宰掌次州長黨正族師遂人縣正稍人小司馬
小子及此職凡十見彼九職鄭皆無釋賈疏並以師為征伐田為田

獵則分為二事此注獨以起大眾以田為訓則鄭意謂師田即大田
與小宰諸職之師田義微異蓋以此官為田而設此章致禽屬禽以

下諸文並專為田法不涉行師之事故鄭特釋之亦以四時大田並
先習戰用軍禮則師之與田其事相因故此官職掌雖不涉軍事而

經屬文固不妨牽連同舉矣云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
于所表之處者于注例並當作於此錯出誤下並同獸人云及弊田

令禽注于虞中先鄭注云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
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

是也賈疏云若田獵在山山虞植旗田獵在澤澤虞植旌各植旗為表也云屬禽別其種類者遂大夫注云屬猶聚也凡禽獸種類同者聚於一處而後可以別之故別其種類謂之屬禽致禽時總致所獲不別種類既致旬祝乃別之田僕云及獻比禽注云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此注別其種類即比校之事屬與比事亦相成此官與田僕為官聯也云饁饋也者小宗伯注同云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北者郊有四方羣北詳小宗伯職賈疏云田獵在四郊之外還國必過羣北故將此禽獸薦於羣北直以禽祭之無祭事案詳小宗伯疏云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者賈疏云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今此舍奠在饁獸之下是告反也言薦者又以所獲禽牲薦廟也詒讓案薦者薦所獲禽獸與歲時薦新禮同亦詳大宗伯疏云斂禽謂取三十入腊入也者獸人云凡獸入於腊人取三十亦詳小宗伯疏賈疏云知入腊入者按腊入云掌凡田獸之脯腊按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入腊入者按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庖廚直入腊入者據祭祀重者而言杜子春云禴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者說文禴禱禱馬二祭同名與杜鄭義不異非以牲馬合為一禴也禴馬者祭馬祖見毛詩吉日傳曾釗云禴即禱別體無煩改讀蓋禴从周周古與壽通爾雅禱謂之帳釋文一作禴書禱張為幻釋文禱本作禴爾雅作禴爾雅釋言翻壽也翻開成石經作禴說文引詩既伯既禴更可為禴即禱之明證俞樾云禴字蓋即禱之古文禴從周聲故亦從壽聲說文禴部分禴禱為二篆蓋即因此經而誤又出釋篆為禴之或體則孳乳浸多非古字矣杜子春訓禴為禱乃以今字釋古字耳鄭必讀如誅而訓為大義實未安案曾俞說亦通引詩云既伯既禱者小雅吉日篇文彼詩紀宣王田獵之事故引以為證段玉裁云

杜引詩者以伯證禱馬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
為之禱其祖此周禮之禩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釋既禱周禮之禩
牲也案段說是也吉日孔疏以伯禱並為馬祭失之徐鍇說文繫傳
引詩伯作禱則以馬祖之祭與禩祭之禱視而為一尤謬引爾雅曰
既伯既禱馬祭也者釋天文郭注與毛詩傳同案爾雅云馬祭者釋
詩之既伯并及既禱者因舉詩全句故牽連及之其實馬祭不關既
禱也杜亦引以為禩馬之證云玄謂禩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
者段玉裁云鄭君不從杜謂禩字之音讀如誅禩字之義則今所云
侏大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故禩之音義皆同侏大也周聲
朱聲古音在尤侯類鄭必易杜說者上文禩祭已禱氣執之十百而
多獲矣不當此禩牲又為禱多獲禽也惠士奇云文選注揚雄國三
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猶張大也李善云侏張即張張
與侏古字通周書講張為幻侏侏講輒皆通大玄八十七家童之次
七曰修侏侏比于朱儒侏侏長大貌言雖長大與朱儒等又曰陽去
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偶倡侏侏同偶倡言大而盛也則侏訓為大
明矣阮元云說文無侏字當是侏之異體云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
求肥健者此二者亦師田時之祭牲即田獵所獲之牲賈疏謂祭
祀之牲非也肥充肥健並與侏大義協上正其讀此更釋其義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入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

詛注云入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者賈疏云此入者之內類造

官自有司盟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

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云盟詛主於要誓者曲禮云約信曰誓泣牲
曰盟盟詛亦有誓但以用牲為異左僖二十八年傳王子虎盟諸侯
於王庭要言曰皆樊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周禮正義 五十一 十四 中華書局聚

無克祚國又哀十二年傳云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

之信以結之明神以要之並所謂要誓也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者

賈疏云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

為之故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也詒讓案鄭意盟詛二者詛小於盟

以左傳考之固有一事而盟詛兼行者如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

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己丑

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六年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

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是也又封人云大盟則飾其牛牲

注云大盟會同之盟又左傳有大詛則盟詛二者亦自有

大小矣至於盟亦有盟往過詛亦有詛將來賈疏說未塙作盟詛之

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

性加書於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脩德而虞芮

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疏以敘國之信用

荀偃曰改載書杜注云載書盟書是載書即盟辭不關加於牲上而後謂之載書也又哀二十六年傳載宋大尹將盟六卿事云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于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時六卿未盟尚無坎牲加書之事而云爲載書明載書即謂盟辭又襄十年傳云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信序聽政辟則凡策書並通稱載書不必盟載之書也鄭司盟注所云蓋欲見書辭於策即加牲之書並非謂載書爲載於牲上之稱賈氏不達鄭指強分爲二殊誤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者賈疏云周禮禮體章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諸侯故爲此解案詳大宰疏云質正也成也者小爾雅廣言云質正也爾雅釋詁云質成也是質兼此二義云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者虞芮質厥成詩大雅縣篇文毛傳云質成也成平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闕田而退引之者證質成互相訓之義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爲載書者阮元黃丕烈並謂云當作說是也使祝爲載書即哀二十六年左傳文先鄭以彼祝即詛祝故引以證此作載辭之事賈疏謂後鄭以司農合載辭與載書爲一引以備一義非也載辭即載書二鄭義同賈自妄生分別耳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

疏掌羣巫之政令者敘官云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司巫總掌之故云羣巫明其人數多

也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者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賈疏云謂帥女巫已下是以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亦據脩雩而言也

注云

雩旱祭也者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雩者何旱祭也何注云雩旱請雨
 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說文雨部云雩夏祭樂
 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
 雩帝用盛樂注云陽氣盛而常旱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自輅轉至祝
 啟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
 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
 失之矣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孔疏云以四月純陽用事陽
 氣盛而恆旱故制禮此月為雩縱令雩祭時不早亦為雩祭按春秋
 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為雩
 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
 春夏不雩雖旱不為脩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
 也案鄭孔並據左桓五年傳義彼文云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
 而雩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服虔云龍角亢也謂四月皆龍星體見
 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杜氏釋例云龍見而雩謂建
 巳之月蒼龍七宿之體昏見東方於是大雩祭天遂為百穀祈膏雨
 也始夏而雩者謂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于四時之旱則
 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也欲為
 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
 此為疆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
 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欲以雩祭案此經雩
 不著時春秋經書大雩者二十皆在秋三月桓八年大雩在八月即
 夏正之六月也公羊止云旱祭穀梁云雩月正也左傳則以為不時
 而別著龍見為雩之正時月令則著大雩於五月此經文之異也左
 氏龍見鄭以為夏四月而謂周之雩有二以四月為正雩雖不早亦
 舉其祭其夏五月六月七月在周為秋三月遇旱則亦雩不早則否
 是為旱雩餘月則有禱無雩其說本春秋考異郵見穀梁成七年楊

疏引鄭釋廢疾蓋西漢古義如是服杜說及齊書禮志引王肅說並與鄭同惟杜以常雩外四時之旱皆得雩與鄭小異穎容據月令謂龍見在五月以五月為正雩則杜氏已所其誤矣黃以周云龍見而雩指尾僊五年童謠謂之龍尾左傳啓蟄而郊四語皆據四孟為文而龍尾之見實在孟夏巳月昭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三月東方心出其四月尾見東方可知也案黃說足申鄭服杜義論衡明雩篇云左氏傳曰龍見而雩龍見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兩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按王仲任謂一歲再雩其言絕無根據龍見在夏天象昭然而輒移之二月漢靈星之祭祀天田不為雩續漢書禮儀志自有旱雩與祭祀志靈星之祭絕不相關仲任并為一尤誤玉燭寶典引鄭論語注謂莫春成雩祭之服雩者四月龍星見而為之故季春成其服若然季春雩服始成則二月不得為雩祭明矣又案此經不別正雩旱雩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四月越有大旱此經云大旱舞雩兩文正合則此文自廣核四月正雩及餘月旱雩為文若稻人之旱曠雩斂女巫之旱曠舞雩則並專指秋三月之旱雩非建巳月之常雩也其周冬春夏三時早有祈禱則無定時禮亦尤殺故經注並不具又祭法云雩宗祭水旱也鄭注讀為雩祭云雩祭亦謂水旱壇也是水祭亦得稱雩然此經惟主大旱脩雩故注亦不及水也云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者月令大雩帝注云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月令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孔疏云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當以入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百辟則古之上公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為上公祀為貴

神案鄭月令注謂大雩帝為祭五天帝呂氏春秋仲夏紀高注亦云
 帝五帝也而說文謂止祭赤帝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依鄭義天子雩
 五帝在南郊公羊桓五年何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通
 典吉禮引阮謙禮圖云雩壇在國已地是也諸侯雩五神壇亦同穀
 梁定元年傳云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
 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案穀
 梁說請乎古之神人應上公者蓋即指五神言之所謂諸侯雩上公
 也又左傳桓五年孔疏引賈逵說大雩云言大別山川之雩月令疏
 引服虔說亦同然則諸侯亦雩山川不僅於上公之神矣賈疏云按
 禮記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
 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即古上公
 句龍柱棄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公若魯與二王之後得祀
 天者亦得雩祭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雎以其舞雩不得雨者
 賈疏云按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雎雎不必舞雩故檀弓云魯
 穆公云吾欲暴雎而奚若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若縣子曰天則不雨
 而暴人之疾于虐無乃不可與鄭注云雎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
 明非舞雩之人司農兼引雎者挾句連引之其實非舞者若四月正
 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會稽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
 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舞師誨野人能
 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案賈謂雎不必舞雩非也依檀弓縣
 子說蓋巫即女巫巫雎即男巫故女巫先鄭注亦唯舉暴巫以證義此
 注兼舉巫雎者明舞雩兼有男女巫也左傳杜注云巫雎女巫也主
 祈禱請雨者或以為雎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杜氏前說以巫雎為一與檀
 弓義違後說本鄭義亦非詳敘官疏又案賈引論語童子六七人冠
 者五六人為舞雩之人玉燭寶典引鄭論語注說正如此即賈所本

論衡明雩篇說亦同公羊桓五年疏引春秋說又謂天子雩有冠者

七八人童子八九人並於經無文恐不足信至大雩祭五帝用盛樂

則仍是大舞舞師所云皇舞舞皇舞即四月常雩所用非也詳舞師疏國有大

裁則帥巫而造巫恆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

視所施為國有大裁者司服注云大裁水火為害案此大裁當兼天地

云恆常也巫官之屬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者爾雅釋詁

居之官舍會聚其處以待禱祈之命也然常處謂之巫恆於文不順

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恆久也者易象下傳文云巫久者先巫之故事

造之當案視所施為者先巫謂先世始為巫者史記封禪書載漢初

有荆巫祠巫先賈疏云後鄭之意以恆為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

今司巫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之所行之事按視舊所施為而

法之汪中云恆當作咸語之轉史記殷本紀巫咸之興自此始韓非

說林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祀也案汪說與鄭異亦通祭祀則其匱主及道布及藉館杜子春

為鉏匱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

書或為藉館或為租飽或曰布者以為席也租鉏茅裹肉也玄謂道

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也藉之言藉也

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主先匱藉後館互言之者

明共主以匱共藉以筐大祝取其主藉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首

荆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盥取首降洗之升入設于

几東席疏注杜子春云藉讀為鉏者藉鉏聲類同但藉本訓藉而鉏

上東縮則無藉義杜反破藉從鉏義不可通必有譌互段玉裁改

周禮正義

卷五十一

十七

中華書局聚

經文藉為鉏注為鉏讀為藉云經文作鉏杜子春易為藉字訓為藉也今本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遂不可通矣黃以周又改經文作租注作租讀為藉案段黃所校不同無可質證今攷鄉師已有藉字鄭於經文未必從鉏租二字竊疑經自作藉注當云藉讀為首蓋杜即據士虞禮釋此經而後鄭從之今本首譌為鉏遂不可通耳云匣器名者說文匣部云匣宗廟盛主器也引周禮曰祭祀共匣主許說與杜同廣雅釋器云匣筥也凡主藏於廟中以石為室謂之石說文亦部云石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室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亦云左氏傳曰徙主石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案許云周禮者蓋通述周之禮典非引此經文郊宗石室謂配郊及宗祀明堂之遠祖在壇墀之上者其主實於石室藏之大祖廟也其實五廟二祧之主亦藏以石室當祭時出主於室則以匣盛之以授大祝不敢徒手奉持恐褻神也匣即筥筥之屬每祭則司巫共之逮祭畢主復歸於室即去匣別藏之主蓋不常盛於匣也黃以周云據說文石室之主石室亦曰石函非二物司巫祭祀則共匣主是匣於祭時設之平時在石函無匣案黃說是也石函即石室故左莊十四年傳典司宗祧杜注云宗廟中藏主石室而昭十八年哀十六年注並以石為藏主石函明室函同物非石室之內別為石函惟通典吉禮引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牆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祧函中筥以盛主此謂石函之內復有盛主之筥筥蓋即漢舊儀藏主之木函此自是漢晉制與此經匣不相涉也云主謂木主也者說文山部云室宗廟室祧經典通作主木主謂桑主栗主也公羊文二年作僖公主傳云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注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虞主用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殿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

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藏主藏於廟室中當所常奉事也質家藏於堂又祭法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案主之形制穀梁文二年范注及楊疏引徐邈說並與何同楊疏又云麋信引衛文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說則內于西壁智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曲禮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案衛及白虎通說又與何許諸家不同未知孰是又案鄭祭法注謂大夫無主通與吉禮及左傳哀十六年孔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大夫東帛依神士結茅爲敢許慎據左傳衛孔悝反祫爲所出公之主案說文祫字注引別說亦說謂大夫無主孔悝反祫爲所出公之主案說文祫字注引別說亦云大夫以石爲主今攷祫爲主室非卽以石爲主許義不足據然謂大夫士廟有主則於義得通通典又引徐邈及魏清河王懌議並謂大夫士當有主亦從許說也云道布新布三尺也者此於經無文聶氏三禮圖引舊圖說功布以大功布長三尺杜或卽指功布言之此未詳所用後鄭亦不從云鈕藉也者鈕段玉裁改爲藉今案疑當爲簠杜亦訓藉爲首與後鄭同云館神所館止也者廣雅釋宮云館舍也杜意藉藉所以依神猶人之有館舍是謂之館也士虞禮後鄭注云首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首以定之耳或曰首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是首有定神位及主象二說雖不知杜意所從然皆與館止之義相通云書或爲藉館者此與正文不異必有誤或正文當爲鈕爲租亦未能定也云或爲租飽者租余仁仲本作藉閩注疏本同未知孰是下同藉租

聲類同館飽形之誤云或曰布者以為席也者此禮家別說司几筵

職無布席又與中霱禮屬几之文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租飽茅裹肉

也者此就別本釋之段玉裁云讀飽為苞首之苞也惠士奇云藉飽

者謂以茅包隋祭而藏之也宋世舉云館飽篆形相近藉飽為租飽

即首苞字曲禮云苞首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即租飽茅裹肉

之義案段惠宋說是也飽苞聲類同苞首之苞經典或借包為之或

說蓋亦以藉為首鄉師茅藉後鄭注謂首祭後藏去即守祧之藏其

隋是也釋文云租飽劉上音佩又音卷下音苞又音弭案劉音租為

緇者疑以租為鼓即隱據五經異義士結茅為鼓之義其音飽為苞

則與段惠諸說正同惟讀租如卷讀飽如弭未詳其義攷卷與稍音

近弭與餌音近或劉所見別本有作此二字者與云玄謂道布者為

神所設巾者生人有巾以自潔清故祭時亦為神共之引中霱禮曰

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也者中霱禮逸禮篇名漢書藝文志云禮古
經五十六卷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
其一也月令注釋祭五祀之禮孔疏並以為出中霱禮功布者既夕
禮云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又云商祝拂柩用功布鄭注云
功布衣治之布也又喪大記云士御柩用功布孔疏云功布大功布
也今案功布蓋七升至十二升之布依逸禮祭五祀時以功布為神
巾屬於為神所設之几故此引以證祭祀有共道布之事也云藉之
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者甸師注亦云首以藉祭段玉裁云鄭君從
杜作藉杜既以藉釋首矣鄭復云藉之言藉何也凡訓詁家云之言
者必義本異而為通杜子春叔重藉皆訓藉鄭君意藉自有本義引
伸之為藉義故云之言下文以士虞禮之首證此經之藉正與鄉師
注同士虞之首即藉士虞之筐即館也又士虞禮賈疏云特牲少牢
吉祭無首案司巫祭祀則供圍主及藉館常祀亦有首者以天子諸
侯尊者禮備故吉祭亦有首凶祭有首可知案依賈說則天子諸侯

吉祭亦有首士虞禮祝酌奠後佐食祭黍稷膚祝祭酒皆於首王祭
禮九獻祝酌奠郊特牲注謂在饋孰時則四獻之後延主入室時或
當有祭首之法與云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者據士虞禮首實于
筐是筐即盛首說文匚部云匡飯器筐也重文筐匡或从竹謂之
館者蓋亦取館止之義鄉師共茅以爲藉此官則共館以承之云主
先匱藉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匱共藉以館大祝取其主藉陳之
器則退也者謂匱以盛主館以盛藉其事正同而立文有異故特釋
之賈疏云謂主先匱器在上者欲見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
得主匱器即退藉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藉館器退明亦初以館
盛藉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匱共藉以筐大祝取其主藉陳
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首剝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
西坵上者筐士虞禮作筐形制略同彼經又云祝迎尸一入衰
經奉筐突從尸彼釋文亦云筐本亦作筐與此相類疑漢時別本有
如是作者鄭沿之也賈疏云剝切也切之長五寸又陳之西坵者堂
西南隅謂之坵饌陳於此未用前又曰祝盥取首降洗之升入設于
几東席上東縮者彼經祝盥下有升字賈疏述注亦有疑今本誤悅
鄭彼注云縮從也賈疏云士虞禮設席於奧禮神東面右几故設于
几東席上東縮據神東面爲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見首是
藉祭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疏注云瘞
之物凡祭事守瘞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謂若祭
地祇有埋牲玉者也者大人注云瘞謂埋祭也說文土部云瘞幽瘞
也埋即瘞之俗禮運瘞繒注云埋牲曰瘞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
割列禳瘞盧注云瘞埋也祭地曰瘞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
高注云祭土曰瘞案瘞即大宗伯狸沈之狸鄭云祭地祇者通方丘
北郊社稷五祀四望山林等言之爾雅釋天云祭地曰瘞埋郭注云
既祭埋藏之詩大雅鳧鷖孔疏引爾雅李巡注云祭地以玉埋地中

曰瘞埋又引孫炎云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蓋瘞為祭地而之通禮大宗伯地而三祭血祭及糝並有瘞惟沈及鬻辜不瘞耳凡瘞埋並有牲玉帛賈疏謂鄭不言帛亦有帛可知是也互詳大宗伯疏云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者賈疏云但祭地埋牲與禋祀同節作樂下神之後即有埋牲之事以後更有祭祀之節事故使司巫守埋是以鄭云若有事然案賈說非也大宗伯地祇三祭自以血祭對禋祀則社稷五嶽不以瘞埋歆神始可知而方丘北郊更可知矣若山林川澤等無血祭之節乃從埋沈始耳然則孫炎郭璞謂祭後瘞埋固非賈觀禮疏謂地祇皆以瘞埋為歆神始又謂或可祭祀之後更有柴瘞升沈之事則又兼用孫郭之說並非也蓋陰祀之瘞埋自所以在正祭時既瘞之後尚有薦獻之節故以司巫守之使人無得竊發所以敬神事備不謹不敢因既瘞遂以為畢事故鄭云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也云祭禮畢則去之者謂薦獻禮畢後也賈疏云以其無事故去之不復守也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禘其遺禮疏注云降下也者祇覆注同國語周語有既斂就巫下禘其遺禮神降於莘韋注亦同下者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云巫下神之禮者惠士奇云司巫與神通故掌下神之禮楚人名巫為靈子言靈降其身也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禘其遺禮者賈疏云按郊特牲鄉人禘鄭注云禘疆鬼被逐疫癘之事故以禘為疆鬼此禘當家之鬼非疆鬼也詒讓案急就篇云謁禘塞禱鬼神寵說文兀部云禘道上祭無禘字疑此禘字亦當為禘郊特牲字亦作禘賈引作禘非其舊也惠士奇云楚語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注云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使殤猶下禘漢書司直師丹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則知當時禮俗皆然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

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祭之神號男巫為

招齊景公為路寢之臺而鵙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柏常騫

齊之巫也請禳而去之且曰築新室置白茅公如其說築室置茅焉

柏常騫夜用事明日使人視之鵙當墜布翬伏地而死矣注杜子

春云望衍謂衍祭也者謂即大祝九祭之二曰衍祭也彼注引杜說

無衍祭之義或當同先鄭祭殤之訓矣云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

者若大祝六號之神鬼示三號然彼號皆大祝所掌不宜男巫授之

故鄭亦不從云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者文選東京賦薛綜

注云旁四方故知旁招招四方所望祭之神經凡云旁者多謂四方

司儀云宮旁一門匠人營國云旁三門是也月令命有司大難旁礫

注亦云旁礫於四方之門此所望祭者蓋廣咳四方眾神與四望專

屬大山川者異公羊宣十二年傳楚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何注

云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此望祭等雖非宗

廟大祭其用茅亦迎道神之意蓋亦用茅旌也賈疏云此男巫於他

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云玄謂衍讀為延聲之誤也者

大祝注義同段玉裁云衍延聲類同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者賈疏

云類造禴祭遙望而祝之注大祝已云類造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

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也詒讓案牧人云望祀各以其

方之色牲毛之故知望祀有牲粢盛也但彼注釋望祀云五嶽四鎮

四瀆也則即大宗伯之四望而此望祀通含類造禴祭之神則似不

專據四望與牧人義微異也云延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謂但用幣

周禮正義

正義

五十

中華書局聚

刊

中

致其神者但用幣則無牲及粢盛也致其神卽是進而禮之故云望
 延然則望行與望祀神同唯禮有詳略耳賈疏云遙望延其神以言
 語責之此卽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禘
 之神號者鄭以經二者通云旁招以茅女祝以招與禴並舉明其禮
 相類今詛祝亦以類造攻說禴禘並舉彼又云祝號與此授號文相
 應故取彼爲釋知非男巫自授號者以祝號是祝官所職故也大祝
 掌六號此不云大祝授者以大祝官尊且彼六號通大祭祀此祀行
 事小與彼不相當也但類造攻說禴禘不皆天神則亦有示號鬼號
 鄭唯云神號者約舉重者言之耳云男巫爲之招
 者明此官既受詛祝所授祝號則號呼以招之也冬堂贈無方無筭
 故書贈爲贈杜子春云贈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
 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
 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注云故書贈爲贈杜子春
 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注云贈當爲贈者杜意贈於
 義無取而占夢有贈惡夢之文故定爲字之誤段玉裁云贈古音
 同在蒸登部云堂贈謂逐疫也者占夢云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杜
 彼注釋爲歲竟逐疫置四方故釋此冬堂贈亦與彼同云無方四方
 爲可也者謂四方皆贈無有定方也云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者
 說文竹部云筭長六寸計曆數者算數也此筭卽算之借字逐疫欲
 令遠去故遠益善也說苑脩文篇云古者有菑者謂之癘其有重尸
 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莛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莛火逐
 官宮里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明逐癘道里無數必至野
 外乃止也云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者此與下文
 春招福文相對占夢注云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彼主占夢故但
 贈惡夢此男巫所掌者廣故兼送諸不祥明不止逐疫也云其行必
 由堂始者此釋堂贈之義送不祥及惡夢皆自內送之使出其行必

有堂始方相氏時難毆疫則索於室此官以禮送不祥則贈於堂亦互相備堂即路寢之堂也云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者謂使巫問神所欲春招弭以除疾病招招往送之使去故無定方道里亦無常數也

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祀衍之禮

後惠士奇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告戒小祝

將事候禳求遠臯疾男巫祀衍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淮南子說山訓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藉藉所救

鈞也豈非以巫祝能治病歟注云招招福也者女祝招梗先鄭注謂招善與此義同謂招福使之來也云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者

彌疑並當作弭段玉裁云彌兵見小祝而左氏傳作弭兵蓋古文假借也云玄謂弭讀為救字之誤也者此聲之誤也小祝注亦云彌讀

曰救說文支部云救讀若弭俞樾云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蓋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為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

彌也因經文誤作弭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通矣後鄭不從杜讀而改讀為救小祝職云彌戎兵注曰彌讀曰救救安也正與此同

彼經作彌知此經亦作彌也儀禮士喪禮注曰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即用此經之文案俞說是也以大祝小祝經注校之疑經用古字作

彌注當用今字作弭今本此經正文及注互譌但士喪禮注宋本實作弭與釋文賈疏本不同彼注引此經亦多改從今字未知彼注元

文果作彌否也互詳小祝疏云救安也安凶禍也者救安小祝注同以救與招相對為文謂安救之使不作故云安凶禍也云招救皆有

祀衍之禮者賈疏云此招救為招福安禍與侯禳意同侯禳在小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案賈說非也鄭意

蓋以經云招與上望祀望衍旁招以茅事同故知其禮亦相兼也 王弼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故書

為先非 **疏** 王弼則與巫前者此與喪祝為官聯也 注云巫祝前王

是也 **疏** 也者祝即喪祝也禮運云王前巫而後史亦謂此也凡王

弼巫與祝並前者唯在未襲時若在襲後則至所弼者之門巫止不

與祝俱前詳喪祝 **疏** 云故書前為先鄭司農云為先非是也者先前

義同先鄭不從先者以喪祝女巫並作祝前此文不宜異也徐養原

云喪祝王弼則與巫前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引春

秋傳公使巫以桃蒟先 被殯然則先即前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

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者此舉漢制為況也賈疏云一月有三

已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詒讓

案說文示部云祓除惡祭也爾雅釋言云祓福也詩大雅生民孔疏

引孫炎云祓除之福左僖六年傳說微子歸周云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祓之杜注云祓除凶之禮又昭十八年傳云祓禳於四方振

除釁浴禳者潔也春者蠹也蠹蠹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

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

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

去宿垢疾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鳴萬物訖出始絜之矣劉注云謂

之禊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

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韓詩曰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雨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

漢書八月被灑水亦斯義也後漢書袁紹傳李注云曆法三月建辰已為退除可以掃除災也曾釗云古被除不特三月上也也宋書禮志劉楨魯都賦素秋二十七天漢指隅人胥被除國子水嬉又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灌以被妖邪漢書又載八月被灑上則被除歲數舉之故經不曰季春而曰歲時謂歲之良時云爾賈疏單指三月失鄭義矣案曾說是也鄭以漢上巳水上之被禊與韓詩說合其禮最古故舉證此被除謂其禮略相類耳實則經歲時當咳下灑浴為文周漢被除亦皆不必在三月不定用上巳也又左定元年傳云君以軍行被社灑鼓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被之於廟則被除或在廟社不皆如水上賈疏殊誤又此經被除與旱暵舞雩事不相涉月令章句以被除與舞雩為一事亦非云灑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蓋讀灑為薰也灑薰聲義同詳鬯人疏說文艸部云薰香艸也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注云給泮浴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蓄蘭為沐浴也楚辭九歌雲中君云浴蘭湯兮沐芳王注云蘭香艸也鬱人賈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則薰即鬯蘭之屬國語齊語云管仲至三灑三浴之章注云以香塗身曰灑亦或為薰案齊語灑浴對文章注訓為以香塗身則灑與浴小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管仲至齊竟桓公被以燿火灑以犧殺與本味篇說湯被伊尹事略同高注云殺牲以血塗之為灑高亦訓灑為塗與章義同然塗浴事本相因此經灑浴亦專取香薰以示絜平時沐浴非女巫所掌此注與高章義可互通也

旱暵則舞雩
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疏旱暵則舞雩者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疏賈疏云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故有旱暵之事詒讓案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此舞雩與彼舞旱暵之事同然此舞專指

女巫舞彼皇舞自有舞徒為之非女巫所舞也注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者春秋轍露精華篇云大旱者陽滅陰也故崇陰以獸之

用女巫舞雩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又引檀弓者繆公魯繆公也禮記繆作穆焉作然無作毋注云然之言焉也穆或作繆巫主接神

亦觀天哀而雨之彼注亦引此經為說先鄭引之者以彼庶巫為愚婦人是求雨用女巫之事也 若王后弔則與祝

前女巫與祝前疏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者此與女祝為官聯也喪大

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彼侯國夫人弔禮王后亦當與彼同據檀弓注及孔疏義王弔諸臣唯未襲時往乃巫祝並前

則后弔亦唯於諸侯夫人及公卿之妻或未襲時往乃有是事弔世婦以下並女巫止門外祝前而已詳喪祝疏 注云女巫與祝前后

如王禮者賈疏云案前男巫與喪視前王執桃刻此 凡邦之大哉歌

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冀疏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者請謂請於天

梁定元年傳云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按此云凡邦之大哉與司巫云國有大裁同所咳其廣故國語晉語云川涸山崩國三日哭

章注云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又漢書王莽傳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獸之顏注引此經釋之又引左傳宣十二年

楚圍鄭國人大臨事則哭不專屬旱雩蓋非常之變若小宗伯云天

地之大裁大司樂云大傀異裁者女巫並歌哭以請之賈疏謂惟指

早曠言似誤 注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者歌者長言以申其志哭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所以告哀也賈疏云按林碩

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

禮又喪矣孔子曰歌則不哭歌哭而請道將何爲玄謂曰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哉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集二十四旱志曰玄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非大哉歌哭之證也多哉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歌則不哭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譏此禮若然此云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案賈所引卽鄭荅臨孝存周禮難佚文林臨字通舊本舛互難通今並審文義校正依鄭引董子及春秋緯則舞雩有歌哭故爾雅釋訓云舞雩也郭注云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釋文引孫炎云雩之祭有舞有雩蓋舞與歌事相兼而雩則哭也但旱雩亦大哉歌哭而請之一端耳非謂大哉專據旱曠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

周禮正義卷五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

都鄙之治

典則亦法也逆迎也六典入法入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疏掌建邦

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疏之六典

以逆邦國之治者此官執典法之總與小宰司會內史為官聯也月

令孟春云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

經紀以初為常注云典六典法入法也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說同

與此經掌典法義合注云典則亦法也者大宰注義同此亦注用

今字作法也下並同云逆迎也者小祝注同云六典入法入則冢宰

所建以治百官者大宰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又云以入

法治官府以入則治都鄙三者所治各異鄭總云治百官者文不具

也云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者賈疏云鄭言此者欲見大

史重掌此二者非是相副貳大宰既掌此大史迎受其治職文書云

大史日官也者此官掌正歲年以治曆歲年皆積日所成故謂之日

官大戴禮記保傳篇云不知日月之時節大史之任也引春秋傳者

賈疏云左傳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

于朝服氏注云日官日御典曆數者也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

之重曆數也詒讓案底舊本並誤底今從宋婺州本正釋文同杜注

云日官天子掌曆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

周禮正義

五十一

中華書局聚

謂平曆數日官平曆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案底日即馮相氏之致日馮相為大史之屬故大史亦為日官杜說未塙

云居猶處也者說文尸部云居蹲也又云尻處也案居即尻之借字云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者釋左傳日官居卿之義賈疏云案鄭

注與服不同服君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曆數明周掌曆

數亦是日官鄭意以五帝殊時三王異世文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之時使卿掌曆數至周使下大夫為之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

以解之詒讓案詁釋鄭意蓋謂大史爵秩不過下大夫而掌六典入法入則等大典令之籍與大宰卿職掌略同左傳居卿之言即謂其

爵卑職尊非以卿居史職其說自較服為優但以左氏文義審之似究以杜注位從卿之說為允蓋日官司天朝位特尊異之在大卿之

次若賈子新書保傅篇謂史佚為少師大戴禮記保傅篇亦謂史佚為承而文王世子孔疏引尚書大傳說四鄰其爵視卿或即史官居

卿之義凡辯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凡辯灋者攷焉

者說文辨部云辨擧入相與訟也辯治也經典辯訟字通作辯宋以來版本並作辨誤今據唐石經正灋通駭上文典灋則而言賈疏云

按上文大史既受邦國官府都鄙治職文書其三者之內有爭訟來正之者大史觀其辨法得理考之云不信者刑之者此官之官刑也

凡所辯與本法不合者輕者以史官之官刑誅罰之其重者則歸於司寇附五刑而論之管子立政篇云五卿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

大史大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考憲而有不合于大府之籍者後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彼憲即國法專制虧令者死或即攷法

不信者之刑與李鍾倫云辯法若干產爭賦貢宋仲幾辯役事之類故士伯數仲幾以故府之灋而執之所謂不信者刑之蓋亦如此

注云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者明此總承上文雖云
辯法實兼有典則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言調悅則民不辨法
盧注云謂不爭也亦引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
此文為釋二經義同

六官六官之所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猶副也藏法與約

疏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者此與司會內史司約為
官聯也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

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此即邦國之大約劑也周書嘗
麥篇說正刑書及受中云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亦此官與

司盟聯事藏典之事又案上文典法則邦國官府都鄙三者並舉此
約劑不云官府者以下別云六官之所登即官府之約劑故此不及

也賈疏謂此舉邦國都鄙及萬民在外者而言其實官府約劑亦藏
之誤云以貳六官者此承上文言邦國都鄙萬民之大約劑凡入於

六官者此官則藏其副貳與六官互相檢校也賈疏云六官各有一
通此大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云六官之所登者此謂百官

府之約劑六官所屬者其正本皆藏於六官正長之府而六官亦各
副寫一通登之大史也上邦國都鄙萬民之約劑由邦國都鄙萬民

各副寫一通登之六官又自登之大史不由六官轉登大史明此六
官所登自為其屬諸官府之約劑矣賈推鄭義以此即邦國都鄙萬

民之約劑謂在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藏之誤
注云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者司約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

又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彼注云劑謂券書也案劑與
小宰之質劑義同詳彼疏左昭元年傳鄭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

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是大
史掌盟載之事賈疏云按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故知約劑中有要盟之載辭言及券書者此經萬民約劑無盟要載辭惟有券書故別言券書云貳猶副也者小宰先鄭注義同云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為六官之副者法即上文辯法之法兼典法則者賈疏謂指司盟云掌盟載之法非是鄭意經云以貳六官所咳甚廣又下文云約劑亂則辟法明法與約劑相將此官皆藏其副貳故兼法及約劑言之云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者鄭意謂經重言六官所登即承上為文謂初制法及為約劑時此官既藏其副貳其後六官之法或有增損及約劑或有更改則所掌之官又寫副本登之大史也然經云六官所登實非即上邦國都鄙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萬民之約劑二文不相冢鄭說失之

之謂抵冒盟誓者辟法若約劑亂則辟灋者此與司約為官聯也者考案讀其然不賈疏云盟誓要辭藏在府庫在後抵冒其

事不依要辭謂之約劑亂也則辟法者辟開也法則約劑也則為之開府庫考按其然否云不信者刑之者司約注云不信不如約也蓋亦歸於司寇刑之刑即司約墨殺之刑是也注云謂抵冒盟誓者

者漢書禮樂志云習俗薄惡民人抵冒顏注云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此注抵冒盟誓亦謂倍犯盟誓釋經云約劑亂也云

辟法者考案讀其然不者司約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有訟者則理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彼

注云辟藏開府視約書此時法即彼辟藏亦謂開府視其典法之書考案讀之以辨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中數曰歲朔數其然與不也

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疏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年以序事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敘馮相氏內史二職敘事字並作敘可證此作序者後人誤以注改經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此

掌治曆授時之事李淳風五經算術注說周曆上元丁巳至魯僖公
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元法四千五百六
十章歲十九章月二百三十五歲中十二閏餘七周天分二萬七千
七百五十九日法九百四十開元占經曆術篇載周曆同序事若夏
小正月令四時所施行之事使皆得其序賈疏云謂造曆正歲年以
閏則四時有次序依曆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云頒之于官府及
都鄙者亦包鄉遂公邑賈疏云官府據在朝都鄙據三等采地先近
及遠故先言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
年者玉海天文引三禮義宗云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
日月十二會以爲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月令孔疏云
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一
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
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
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戴震云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
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
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
月三百五十四日而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
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案孔戴說是也中數者謂自前年
冬至數至今年冬至日行天一周是爲一歲二十四氣之數逸周書
周月篇云凡四時成歲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
月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
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
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闕此中數之義月令四立之日皆先三日大
史謁之天子告以其日迎氣卽正節氣之事注舉中氣可較節氣也
朔數者謂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月會日於十二次一周
是爲一年十二月之數說文月部云朔月一日始蘇也漢書律曆志

云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周月篇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超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此朔數之義氣朔盈朒積算畸餘難定故此官推策以正之也賈疏謂節氣一名朔氣以閏月內得後年朔氣曰朔數以後年正月得中氣曰中數不知節氣一周與中氣一周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不能分為二事也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大謂中數贏小謂朔數朒以中朔兩數相校則中數多於朔數一歲有十一日弱是為閏餘所謂大小不齊也賈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二度四分度之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為三十二度五度為百六十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為八分通前為百六十八分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七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為一日餘三分推入後氣即有十六日氣者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云若今時作曆日矣者謂作曆日書頒行之也漢曆日書例詳馮相氏疏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者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公羊隱元年徐疏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曆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此注云次序即謂定啓閉分至之先後以授民使作事也引春秋傳者左文六年傳云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朔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道鄭此引作本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述春秋左氏說亦

同蓋所據本異杜注云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順時命事事
不失時則年豐引之者證以閏正歲年及次序授民時之事也頒告

朔于邦國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

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

侯故春秋傳曰不疏注云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者此注

書日官失之也用今字作班也于注例當作於下同各本並誤

祖廟謂大祖廟公羊文六年何注謂諸侯受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

廟賈疏亦引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證大廟即祖廟惟穀梁

文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范注云每月

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彼以祖廟為禰廟者蓋

所聞之異玉藻孔疏亦斥其與禮乖是也至頒朔之月禮無明文月

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注云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

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是鄭意受朔必在前年歲

終則周正建子頒朔當在亥月此難以意推約要在前年總班次年

之朔理無可疑范謂每月頒朔亦見十二月各有所班之政耳非謂

逐月分班也又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

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大廟許所云諸侯遣大臣受政事於經無所

見其謂藏於大廟說亦與鄭同御覽又引禮緯含文嘉注云天子孟

春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

也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

行之舊唐書禮儀志王方慶議說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古者朝

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

廟出而行之此並謂諸侯親朝天子受政則諸侯無每歲春朝之法

殆未足信矣云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者謂至每月朔日之朝白

虎通義三正篇引尚書大傳云周以夜半為朔則未明而行事也鄭

意經云頒告朔者頒謂天子頒於諸侯告謂諸侯自行告朔之禮論

語入併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何氏集解引鄭注云禮人君每月
 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綜校鄭二禮及論語注義則諸侯每月
 朔以特牲告廟此經及論語謂之告朔春秋謂之告月賈疏謂告者
 使有司讀祝以言之是也既告朔遂受天子所頒朔政而行之春秋
 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賈疏謂視者人君入廟視之聽者聽治一
 月政令是也既聽朔復徧祭諸廟春秋謂之朝廟穀梁莊十八年傳
 謂之朝朔其在歲首則左襄二十九年傳謂之朝正孔疏引釋例以
 為一歲之正是也其天子則告朔聽朔於明堂朝正於廟與諸侯三
 事並行於廟異而其先告朔次聽朔次朝廟行事之節次則同公羊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何注云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
 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於廟
 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
 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又十六年經夏五
 月公四不視朔何注云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
 明王教尊也是公羊說亦謂先告朔次受朔而後朝廟左傳文六年
 杜注說同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說朝廟告朔之禮云月旦朝
 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此謂朝廟在告朔之前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黑統平明朝正白統鳴晨朝正赤統夜半朝
 正亦似謂合朔即首行朝正之禮並與鄭不同此注依鄭義當先告
 朔而後朝廟而云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到文見義耳非謂先朝廟
 後告朔受政也然依鄭說則此告朔即論語之告朔乃諸侯自於其
 國告廟之禮大史布朔當言頒不當并言告於文例難通不若先鄭
 說之允詳後又朝廟之禮蓋薦而不祭與六享迥殊後鄭謂朝廟有
 祭以釋司尊彝之朝享玉藻疏亦謂朝廟朝享為二並非詳司尊彝
 疏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者宮伯注同漢書五行志云周衰天

子不班朔又律曆志載三統曆云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即此班告朔也二鄭義與劉班同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賈疏云言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詒讓案先鄭謂班告朔卽布告每年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告之云者以上告下爲文與頌爲一事其說較後鄭爲墻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用兵篇云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云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范注云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於諸侯又文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諸侯史記曆書云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以上所云告朔卽班朔並指天子以朔告於諸侯故先鄭據以爲說今通校諸經蓋告朔本有二一爲天子告於諸侯此經及大戴禮穀梁傳所云是也一爲天子告朔於明堂諸侯告朔於廟論語及公羊傳所云是也二禮迥別不可混而爲一此經上文云正歲年以序事頌之于官府及都鄙彼專據畿內所頌者正歲年之法地近而事詳此頌告朔于邦國則通於九服所頌者朔政而已地遠而事略其事亦不同諸侯自告朔非天子大史所掌此經之義不可通於論語也云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者卽桓十七年左傳文詳前疏賈疏云春秋之義天子班曆於諸侯日食書日不班曆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書日者由天子日官失之不班曆引之證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

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月

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月五歲再閏引此經王居門下有中字疑許所增淮南子天文訓云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為一月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案淮南書用顓頊曆十九歲七

閏即一章之閏數也五經算術李注引周曆章閏數同注云門謂

路寢門也者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

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故大史詔告王居路寢門若在

明堂告事之時立行祭禮無居坐之處若在路寢堂與門聽事之時

各居一月故云居門終月詒讓案鄭意天子平時所居悉在大寢故

知閏月居門亦謂大寢門玉藻云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

扉立於其中注云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

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

非常月也聚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引皇氏云明

堂有四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御覽時序部引

三禮義宗說天子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

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

三時亦如之以從時氣此與淮南子時則訓說略同蓋並賈疏所本

江永云鄭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非也明堂有四堂五室廟寢

何得有之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闔其左扉以應天時卒事反路寢

亦居門路門有門側之堂謂之塾也案江說是也依鄭賈說則王每

月聽朔於南郊之明堂而反居路寢路寢與明堂同制皆有五室十

二個四門以應五行十二月各隨其月而居焉閏月則各居其當方

之門今攷玉藻闔扉而立承聽朔南門之外為文聽朔在明堂則閏

月立門亦據明堂而言可知鄭彼注兼舉路寢門非也至王路寢一

小寢五宮人謂之六寢路寢實止一寢不得為明堂五室之制且路

路寢燕朝聽政之常居義取向明當正位南面儻亦隨月而遷則冬

居玄堂王乃北面其不可又明矣以經攷之蓋聽朔明堂則十二月

每月一遷燕寢退息則五時每時一遷其聽政及齋居則路寢止一寢五時十二月無遷居之法惟閏月居門則同至居門終月實謂就此月中遇有聽事及齋則居之非謂晨夕遊息於是也玉藻孔疏云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案孔釋終月義未瞭而謂常居仍在燕寢則不誤蓋明堂有四門則閏月各居當方之門路寢止南方有門其旁出雖或有闈然非王居之所蓋不問閏在何月皆居正門並不逐時易方事畢則皆退息於燕寢唯齋居乃在門塾耳玉藻說聽朔闈門左扉立於其中者自謂明堂門凡門有兩扉閏月闈其左扉王則立其中以聽朔鄭曲禮注云中門謂棖闈之闈是也若路寢則當居門內塾之堂門堂內外左右各一故可燕息若棖闈之闈則可以暫立不可以常居明闈門之立唯明堂聽朔則然不關路寢也路寢與明堂不同制互詳宮人匠人疏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者月令云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大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大廟季冬居玄堂右个此引以證王十二月各有所居也鄭彼注釋大室為大寢中央室四大廟為當大室之堂入个為四堂之兩偏案四堂各有左右个即所謂十二堂月令所言即王居明堂之制故當大室之堂謂之大廟以明堂有宗祀之禮故謂之廟若路寢而有廟稱則神人為無別矣後鄭彼注以大寢為釋說殊未析先鄭無說不知與後鄭同否云唯閏月無所居居于門者于亦當作於謂十二月分居十二堂適徧閏月在十二月之外故無所居而居於門以示別異也云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者說文王部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與先鄭義同案春秋文六年公羊穀梁傳並謂閏月不

告朔左傳則謂閏月有告朔說文及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並從左氏說後鄭駁異義與許同但依後鄭說閏月告朔在明堂聽朔在明堂之門反居在路寢之門居門無與告朔事許謂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是并居門與告朔為一又以門為廟門其說復與鄭異今攷宗廟亦與明堂異無五室十二堂四門不可大祭祀與執

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疏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者此與下文戒之日與之者當視墨同日卜得吉乃戒也大祭祀有卜日詳大

宰大宗伯疏注云執事大卜之屬者賈疏云大卜掌卜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有卜師及卜人詒讓案大宰注說卜日執事

有宗伯此不言者以大史是宗伯之屬故不及也云與之者當視墨者賈疏云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彼言史者

即此大史故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謂習知當視墨

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疏戒及宿之日者戒日即祭前十日大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為汁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是也宿日在祭前三日大宗伯注云宿申戒也賈疏云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齋三日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者羣執事者廣該諸

有事於祭之官別於上執事為專指卜官也賈疏云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注云協合也者鄉士小行人注並同書堯典協和萬邦史記五帝本紀協作合是協合義同云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者習謂肄習錄

謂校錄羣執事所共為之事並習錄之使合一無有差舛也云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為汁者汁舊本作叶宋發

州本余仁仲本巾箱本並作汁與釋文合今從之或為協或為為汁者故書或本非一本也段玉裁云杜以協釋叶而又云書亦或為協則

故書或本非一本也段玉裁云杜以協釋叶而又云書亦或為協則

鄭君作協之本也說文叶叶皆即協字杜又云或為汁者古文假借字也徐養原云說文協部文一重五協同心之和從竒从心臨同思之和從竒从思協衆之和同也从竒从十古文協从日十作叶或从口作叶並竒之重文唯汁在水部液也在此經為假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謂校呼之處

疏執書以次位常者賈疏云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禮之書若今儀

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常者此禮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案位謂諸臣助祭者之位常即大宰入灋之官常謂祭有司當官常

行之品式也賈并位常為一失之又案諸臣助祭之位經注並無文賈特牲饋食禮疏依特牲少牢禮推之云天子諸侯祭祀同姓無爵

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鄉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簋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

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 注云謂校呼之教其所當居之處者校謂就其位比校招呼之察其是非及在

不又教詔其 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謂抵冒其職事 疏辯事者攷焉者辯當居之處也

唐石經正誣士注云讞疑辯事字亦作辯辯事與前辯灋義同亦謂以職事爭訟者賈疏云此謂助祭之人大史掌禮知行事得失所行

儀注謂之事則與人考焉云不信者誅之者亦史官之官刑也大宰注云誅責讓也辯事輕於辯法及約劑故不信者止責讓而不論刑

也 注云謂抵冒其職事者羣執事各有當掌之職事凡 大會同朝慢廢不修與專擅侵官因而爭訟者皆為抵冒亦詳前疏

覲以書協禮事 亦先書錄之也 疏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者覲禮賜侯氏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云讀王命書也又

云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蓋亦協禮事之類 注云亦先書錄之

也者如前大祭祀讀禮書而協事聘禮云史讀書展幣亦其類也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將送也詔王告

王以禮事疏幣在三享之前司儀合諸侯云擯之各以其禮其將幣亦如

之是又在擯升之後其為授玉其明鄭司儀注釋將幣為享非也賈

疏謂將幣專指三享亦沿司儀注之誤云執書以詔王者周書王會

篇說成周之會大史魚與大行人同為相即詔王之事也注云將

送也者小宰注同云詔王告王以禮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

王與諸侯行禮之時大史執禮書以告王使不錯誤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

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警史焉知天道

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

天道玄謂警即大疏大師抱天時者國策秦策高注云抱持也案抱

師大師警官之長疏即哀之借字詳遂師疏畫續云天時變國語魯

語云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注云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

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此天時即司載之典法藏於靈臺者儀禮經

將送也

詔王告

其將幣亦如

王會

鄭司農云大出

師則大史主抱

天時與大師同車

鄭司農云大出

師則大史主抱

天時與大師同車

鄭司農云大出

師則大史主抱

天時與大師同車

見時候者抱式者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故謂載
天文者為式候天時知吉凶以告王故云處吉凶惠士奇云式即栝
也漢書王莽傳天文即按栝抱猶按也顏師古曰栝所以占時日天
文即今之用栝者也史記龜策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日者
列傳旋式正棊司馬貞云式即栝也栝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
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曰旋式猶運式也大玄常初一戴神墨履
靈式漢藝文志有羨門式法二十卷劉勰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星筮
有占式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案
惠說甚覈式即占天時之圖籍若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言是也師
行當順天時故大史占之以處吉凶孟子公孫丑篇云天時不如地
利趙注云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淮南子兵略訓
云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資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
韓非子飾邪篇云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
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數年
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左右背
鄉不足以專戰此蓋周時兵家占驗天時之略云史官主知天道者
天道即天文吉凶之道後漢書桓譚傳李注引鄭論語注云天道七
政變動之占也云故國語曰吾非警史焉知天道者周語柯陵之會
單襄公對魯成公語引證史官能知天道章注云警樂太師掌知音
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史掌抱天時與太師同車皆
知天道也亦並據此經為釋引春秋傳者左哀六年傳文孔疏引服
虔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
大史云大史主天道者覆釋左傳問周大史之義云玄謂警即大師
大師警官之長者申周語以大師為警之義敘官注云凡樂之歌必
使警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
師小師是大師即眾警官之長也

當先王至疏注云法司空營國之法也者司空之官法也今司空職

知諸位處疏亡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屬是其遺法大

史蓋亦藏其貳故大遷得抱之也此大遷所抱即營國之法猶後大

喪所執即治葬之法知非上文六典入法入則之法者彼皆簡冊繁

重非大史所能抱也云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大喪執灋以泣

處者王未至則大史先至按法以定宮廟之位處也

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大喪執灋以泣勸防者大喪謂王喪也法喪紀

司農云勸防引六紼者即大司徒之六引言紼者散文通稱紼紼字

同詳遂入疏喪祝先鄭注云勸防引柩也與此注同後鄭彼注云勸

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較先鄭說尤折此不云者以義已

具於彼可互推也勸防本喪祝所掌大史抱喪葬之法以泣其事備

有遺遺之曰讀誄遺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入之道終於此累

道使其其事言疏遺之曰讀誄者與大師大祝為官聯也說文言

之誄謚成於天道疏部云讀誄書也誄即大祝六辭之誄彼官作與

大史誄之因以制謚也注云遺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者說

文定部云遺縱也既夕禮云書遺于策注云遺猶送也葬日柩將行

若送親之去故其奠謂之大遺奠

明陳鼎五于門外東方之饌四豆四簋醴酒鼎入乃奠是也凡將葬

柩朝廟後有朝廟奠祖奠及大遺奠皆設於祖廟之庭喪奠唯遺奠

最盛故謂之大奠白虎通義謚篇云祖載而有謚公羊桓十八年何

注云蓋以為祖祭乃謚祖載之日即遺之日也云入之道終於此者

謂葬為人道之終也鄭言此者明作謚必於遺日之義穀梁桓十八

年傳云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范注云謚者行之迹所以

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云累其行而讀之者曾

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誄誄累聲類同詳大祝
疏云大師又帥警厥之而作誄者誄與誄相因作誄必先讀誄故鄭
云作誄也賈疏云按大師職凡大喪帥警而厥作極誄王引之云此
誤合厥與誄爲一事不可從當云大師又作誄案王說是也詳大師
疏云警史知天道使其事言王之誄誄成於天道者警史知天道
亦據周語文賈疏云按禮記曾子問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
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誄於南郊警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
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誄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誄乃於
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誄案曾子問注云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
誄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賈引作公羊傳非也白虎通義誄篇云
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誄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喪大其君掩
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
下之南郊告誄之釋名釋喪制云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誄之唯
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誄之通典凶禮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
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誄之此凡喪事攷焉爲有疏注云爲
並稱天制誄之事故先鄭云成於天道得失疏有得失
者此官掌喪紀之法故凡喪事小喪賜諡大夫也疏小喪賜諡者賈
則就而按攷行禮之得失也大夫也疏云大史雖賜
之誄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諄彼注云
其讀諄亦以大史賜諡爲節事相成其卿大夫將作諄之時其子請
於君君親爲之制誄諡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爲讀
之知義然者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夫子脩其班制以與四鄰
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是其事也明禮亦當然其諸侯之法
按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春秋之世卑誄於
尊不得如禮按曲禮言誄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

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其諸侯自有史若然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惠士奇云大史賜謚曰小喪小史賜謚曰卿大夫

之喪則小喪指諸侯可知也案惠說以此小喪指諸侯與賈兼三公諸侯言者略同並校鄭為長凡王子弟之為內諸侯者其謚亦大史

賜之公羊桓十八年何注云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穀梁范注義同白虎通義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

大夫會其葬而謚之通典凶禮引五經通義說同曾子問云諸侯相誄非禮也鄭彼注云禮當言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則

鄭亦謂大史賜諸侯謚矣春秋釋例弔贈葬例云周禮太史氏掌喪事考其德行而賜之謚及周之衰天子不能帥禮則臣子亦自奉謚

皆因葬而成其禮杜亦以此賜謚為賜諸侯謚但以上文凡喪事攻焉為考德行以賜謚則與經義不合耳注云小喪卿大夫也者據

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對王喪為大喪也不云士者士無謚也然鄭此說不及賈惠以為三公諸侯喪之允宰夫大喪小喪掌小

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及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小祝掌大喪勸防之事等云

小喪亦如之又云凡卿大夫之喪掌事以彼二經證之則小喪非即卿大夫之喪明矣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祝

疏又以小喪為王后世子以下之喪知此小喪非后夫人世子者后夫人世子不得有謚白虎通義謚篇云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

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又云太子無謚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士無謚

知太子亦無謚也通典凶禮引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案五經通義

說是也左昭十五年傳載景王穆后崩有謚魯夫人亦有謚者晉書禮志引服虔杜預胡訥王彪之說並以為非禮白虎通後一說謂夫

人有謚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

非也 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凡射事者

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疏賈疏云則

大射賓射燕射之筭皆使大史為此三事云飾中者封人注云飾謂

刷治潔清之也云舍筭者筭釋文作算葉鈔本仍作算案說文竹部

二云筭長六寸所以計曆數者算數也射筭即射籌所以計獲者字當

從筭為正男巫無筭字借筭為算則此更不當作算今本釋文誤賈

疏云舍筭者射有三番第一番三耦射不釋筭第二第三番射乃釋

筭云執其禮事者賈疏云大史主禮者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後乃

射其中禮事皆大史掌之注云舍讀曰釋者甸祝注讀同詳大胥

疏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筭也者大射儀云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

于西堂下注云中筭器也籌筭也又鄉射記云鹿中髯前足跪鑿背

容入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又云箭筭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云箭篠

也投壺禮亦有中孔疏云中

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

圓圈以盛筭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

上四寸穿之容筭長尺二寸聶氏云鄉射禮長尺有握握四指也一

指一寸是尺四寸也案聶說是也投壺云筭長尺二寸與射筭不同

舊圖專據投壺說未核云玄謂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

之者賈疏云按鄉射大射筭皆於中西設入筭於中內偶升將射大

史取中之入筭執之待射中則更設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

皆然詒讓案大射儀云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

大史實入筭於中又云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又云獻釋獲者

於其位胡匡衷云大史於射禮主釋筭故大射經又謂之釋獲者互

詳射人疏引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

中大夫兕中士鹿中者則大射記文豎彼作樹此依今文禮經也彼

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為繫豎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周書曰北唐以閭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士謂小國之州長也案虎兕鹿中並謂象其形為之三禮圖引張鎰禮圖云皮樹入面獸形云天子之中未聞者以鄉射記無天子射中之文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

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大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警朦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書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

為奠奠讀為定書帝亦或為奠玄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疏掌邦國謂掌王國及畿內侯國之史記別於外史掌四方之志為畿外侯國之志也賈疏謂邦國連言專據諸侯國內所有紀錄之事失之云奠

繫世辨昭穆者釋文云昭或作祀阮元云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葉鈔釋文作祀周禮古文經當並作祀因注中作昭遂據以改經也此

是古文假借字祀即說文曰部之邵字也凡從冂字有書作巳者案阮說是也說文入部云召廟召穆父為召南面子為穆北面是昭穆

正字當作召昭祀皆同聲段借字賈疏云帝繫世本之中皆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云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者賈疏云謂在廟中有祈

祭之事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注鄭司農云志謂記也者外史注義同又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識記也廣雅釋詁云記志識也

呂氏春秋貴當篇高注云志古記也國語楚語云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韋注云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孟子滕文公篇

云且志曰喪祭從先祖趙注云志記也亦引此經與先鄭義同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者證邦國之志左文二年

傳音狼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云周志周書也
案今逸周書大匡篇有此文國語所謂鄭書檢今本國語未見惟左
襄三十八年昭二十八年傳兩引鄭書杜注云鄭國史書疑先鄭誤
記爲國語也周志卽王國之史明鄭意邦國不專指侯國矣云史官
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大史氏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宣
子晉韓起謚左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
象與魯春秋孔疏云氏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案鄭引此
者明小史卽大史之屬同官府小史所掌書卽藏於大史之府也此
經掌書之官有四此官掌邦國之志蓋所藏者多當代典章韓起以
易象春秋爲周禮亦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則兼
藏古書二官蓋互相備又御史爲柱下史天府掌祖廟之守藏二官
亦並掌藏書周代文籍司存略具是矣其它典法圖版之屬藏於百
官府者則不可悉數也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者詳警矇疏
云小史主定之者先鄭依杜說訓奠爲定也國語魯語云工史書世
案奠繫世者謂正氏族譜牒之籍卽大傳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也
小史掌定其屬籍故國語晉語云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是也云
警矇誦誦之者賈疏云案警矇職云掌誦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是也
云先王死日爲忌者祭義云忌日必哀檀弓云忌日不樂注云謂死
日又忌日不用舉吉事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
之禁也穀梁昭七年范注云忌日死者之日月耳鄭襲云傳稱子卯
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獨之
而感耳黃以周云古人親亡之日忌支辰非忌一二之定日人君之
忌子卯其顯證也且月值其辰皆忌非止一年止忌一日喪大記曰
大夫士之喪以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亦其明證也案鄭
黃說是也王制注云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忌日外又忌子卯矣云
名爲諱者說文言部云諱諱也祭義云稱諱如見親曲禮云卒哭乃

諱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

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依彼注義此先王之諱亦謂四親廟之王其六世以上則不諱也又王制云大史典

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彼以奉諱惡屬大史者小史即大史之屬官長屬通職故大戴禮記保傅篇賈子新書傳職篇

並云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云故書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奠奠讀為定書帝亦或為奠者瞽矇注義同

詳司市疏大傳後鄭注引此經作定繫世即從杜讀也云玄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者以下別言大祭祀明此有事非謂六享之祭乃有

事祈禱於其廟也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

也言讀禮法者小史敘俎簋以為節故書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簋古文也大祭祀小史主敘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

祭祀史主敘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玄謂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 **疏**大祭祀者賈疏云此言敘昭穆

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則大祭祀惟謂祭宗廟三年一禘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詒讓案當亦兼大禘言之 注云讀禮法者大史

與羣執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大史職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彼云禮書即此禮法也云史此小

史也者以大史小史得通稱史此經先言讀禮法而後言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故知史非大史即此小史也云言讀禮法者小史敘俎

簋以為節者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下同各本並誤詳小宰疏賈疏云謂大史讀法之時小史則敘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校比之

使不差錯云故書簋或為几者段玉裁校改几為九云簋字古音同九其古文作軌軌古音亦同九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注

古文簋皆爲軌蓋古文字少假借車徹之字爲之若周禮故書作九則更古矣今本注九譌作几非其聲類徐養原亦從九云几字古在脂微韻簋九並在尤幽韻其音不同案段徐校是也故書蓋有三本正本作簋或本作九又作軌全經六篇簋簋字恆見惟此古文義異故二鄭並不從九今本作几者形近而譌惟說文舊本簋字古文作甌云从几飢飢與几聲類同段校改爲从几食九則其譌棍正與此注同矣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者段玉裁校改爲九讀爲軌書亦或爲軌簋古文也云大鄭易九爲軌者依儀禮古文且周禮書亦或爲軌也云簋古文者謂此軌字乃簋之古文也不徑易九爲軌者簋小篆也其不徑從故書作九何漢時經典古籍如儀禮周易損卦皆用軌爲簋用九字者絕少也今本脫一軌字不可讀又云說文竹部古文簋字凡三曰甌曰甌曰甌曰甌其不數九軌何也說文所說者小篆古文之別也禮經所用者古文之假借也案段校亦是也凡注云書亦或爲某者皆或作之字正與所讀同故云亦以徵成其說先鄭既不讀九爲簋則不當云書亦或爲簋明矣先鄭本經文蓋亦從簋故下注直云俎簋而又兼從作軌之本者以其與公食禮古文合也若或本作九則文太簡古學者或不得其解故改讀爲軌而又釋之云簋古文明簋固是正字而軌亦古文段借非譌文也云大祭祀小史主敘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者先鄭以昭穆卽繫世之事故小史主定繫世并使敘祭祀之昭穆也云祭祀史主敘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者證祝史主祭祀俎簋之事賈疏云事在昭二十年左氏傳彼傳云公有疾語晏子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是其事也云玄謂俎簋牲與黍稷者俎所以載牲體簋所以盛黍稷故云牲與黍稷俎簋詳膳夫及掌客疏云以書次之校比之者鄉師注云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敘猶次也校比謂攷校比次其位處

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

疏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者凡大史所掌禮法

之事小史皆佐助之小宰所謂大事則從其長云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者小事之用禮法者則此官專治之不佐大史小宰所

謂小事則 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疏

賜諡讀誄者

此不及士者士賤無賜諡讀誄之事也士冠禮記云死而諡非古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彼注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之士生

不為爵死不為諡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諡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檀弓說魯莊公諡縣賁父

卜國事云士之有諡自此始也注云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諡也殷大

夫以上為爵郊特牲注說亦同是周禮士無諡誄之事又案既夕禮

主人之史讀贈公史讀遣胡匡衷謂公史即小史讀遣與此讀誄事

異而讀書同故皆小史掌之 注云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諡為節事

相成者賈疏云按大史云小喪賜諡注云小喪卿大夫之喪注取此

文彼不云讀誄今此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賜諡是大史之事非

小史但小史於大史賜諡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跡而讀之諡法依誄

為之故云事相成案鄭賈意卿大夫之喪大史賜諡小史則讀誄二

官為聯事今依惠士奇說大史小喪專指諸侯則卿大夫之喪當此官賜諡并讀誄非大史所掌注疏說未塙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

其敘事以會天位

疏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大歲

非此也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

歲月日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孝經說曰故勅以天期四時節有辨早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由此術云

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

者辨其敘事下文又以致日月辨四時之敘合之即左昭八年傳士文伯說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蔡族氏注云日謂從甲至癸辰

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案此星辰與大宗伯及保章氏星爲五星辰爲日月所會異二十

八星節二十八宿凡十二月日月所躔及昏旦中星咸以此爲紀史記律書說二十八舍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氏亢

角軫翼七星張注孤狼罰參濁留胃婁奎此古蓋天術與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律曆志三統曆二十八宿不同以轉人熊旗象伐孤旌象

弧之文證之則此經二十八星當從史遷說詳駁人疏云辨其敘事以會天位者辨唐石經誤辯今據宋婺州本及嘉靖本正敘事謂文

序四時之事與大史義同賈疏云謂五者皆與人爲候之以爲事業次敘而事得分辨故云辨其序事也會天位者五者在天會合而爲

候也注云歲謂大歲者保章氏注及乙巳占分野篇引馬融注並同論衡調時篇云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大歲也詩大雅小弁孔疏引

服虔左傳注云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爾雅釋天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

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闓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即所謂十有二歲也賈疏云

此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易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

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

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歲同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天門故以歲星跳度為龍度天門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保章氏注及乙巳占引馬注亦同賈疏云以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大歲為陰人所不覩既歲星與大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大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為法若元年甲子朔日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大歲至後年歲星移向上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一法也若大歲在寅正月日躔與歲星同在亥其月斗建寅大歲在卯二月日躔與歲星同在戌斗建卯大歲在辰三月日躔與歲星同在酉斗建辰大歲在巳四月日躔與歲星同在申斗建巳大歲在午五月日躔與歲星同在未斗建午大歲在未六月日躔與歲星同在午斗建未大歲在申七月日躔與歲星同在巳斗建申大歲在酉八月日躔與歲星同在辰斗建酉大歲在戌九月日躔與歲星同在卯斗建戌大歲在亥十月日躔與歲星同在寅斗建亥大歲在子十一月日躔與歲星同在丑斗建子大歲在丑十二月日躔與歲星同在子斗建丑皆以日與歲星同次之月斗建某辰則大歲亦在某辰唐書曆志載大衍曆議引洪範傳云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淮南子天文訓云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此謂顓頊曆曆元甲寅年之正月立春日月五星同度同度之月斗建於寅故即命其歲為甲寅漢書天文志云大歲在寅歲星大初曆在營室東壁此大歲在寅歲星在亥即以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命大歲也云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者王引之刪與日二字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此大歲建辰之一法也其月歲星

與日同次而不見者也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大歲建
辰之又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者也而鄭引樂說以證
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則是誤合爲一矣開元占經歲星
占篇引樂動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鄭所
謂樂說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
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此樂說所謂歲星常應大
歲月建以見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則非與日
同次之月同次則歲星在日前不能晨見今上云同次下云見殆失
之矣蓋隔次晨見之法太初以後久不承用故言太歲者但知星日
同次之法而已又案太歲建辰有二法而鄭釋太歲但言歲星與日
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據漢書天文志太初數之太歲但應歲星
與日同次之月而不應隔次晨見之月三統數本於太初其太歲亦
當與之同鄭君通二統數故所言太歲但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
其實太歲建辰尚有應歲星晨見之月之法漢志所載甘石二家太
歲在寅歲星正月出及史記天官書歲陰在寅歲星以正月與斗牽
牛晨出東方皆以寅年應寅月則太歲之應歲星晨見之月具有明
證或問曰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安知非夕見西方乎曰古
法歲星應太歲皆以晨出東方之月無言夕出西方者徧攷漢志續
漢志及晉宋後魏隋唐諸志金水二星有夕見西方之法而木火土
無之故知樂說所云指晨見而言也晨見之法歲星去日一次有餘
星見之時日猶未出不得言與日也與日二字蓋因上句歲星與日
同次而衍當依樂動聲儀刪正案王說是也史記天官書云攝提格
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此謂寅
年正月日躔在亥歲星在丑與日隔子宮而晨見其月斗建寅故大
歲應之而在寅也又云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
危晨出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大荒駱

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敦辨歲歲陰在午星
 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
 躡參晨出涪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作鄂
 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闔茂歲歲陰在戌星
 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
 亢晨出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赤奮若
 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此並以歲星與日躔隔
 一宮晨見其月斗建所在命大歲之法也云然則今曆大歲非此也
 者賈疏云以今曆大歲歲星比辰大歲無辨辰之義非此經大歲者
 也王引之云謂東漢四分術大歲不應歲星云歲日月辰星宿之位
 謂方面所在者位猶方也謂五物雖有行留伏見不出四宮十二次
 之方位鶡冠子泰鴻篇云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月信死
 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列星不亂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云辨
 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為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
 在朔易者序舊本作敘今據明監本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詳小宰
 疏辨秩宋婺州本並作辨秩字通仲春辨秩東作以下並書堯典文
 賈疏云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辨其
 平也案南論釋文作南為今本尚書作南訛段玉裁云疏云辨秩據
 書傳非也古辨平通用鄭之古文尚書自作辨耳非必用尚書大傳
 也尚書大傳仲冬辨在伏物此作朔易則非從書傳可知也依釋文
 羣經音辨集韻入戈此注作南為偽五和反葉鈔宋本釋文可據通
 志堂本作譌非也案段說是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大傳作辨秩
 東作又作便在伏物二文不同疑有一誤南論漢書王莽傳亦作南
 為與釋文本同為孔傳云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
 方之官平均文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訛化也掌夏之官平秩南方
 化育之事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

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孔疏謂鄭以作爲生然則鄭釋辨秩之義或與僞孔同故此注亦引證辨其敘事之義云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所在次度合而課之以推時之早晚爲行事之候若後世推步家所爲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月令注云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並其義也云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者大歲在下當重某字今本挽某甲謂日辰也孔廣森云直某者謂建除之屬王莽傳曰十一月壬子直建又曰戊辰直定引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者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注云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分野后稷所經緯也詩大雅大明孔疏云歲月日星辰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又駁韋云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案周語五位三所之說孔氏爲長彼五位歲月日與此同而辰爲日月所會星爲五緯之水星則與此星辰不同鄭引之者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彼云合位與此經會天位義正同故以況義也又引孝經說者蓋孝經緯文今無可攷引之者亦證經以會天位之事勅以天期謂因天期以勅戒人事勅救之借字詳大宰疏云皆由此術云者謂

周語及孝經緯所云並合五位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

為時事之候與馮相會天位術同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

敘極則氣至冬無憊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

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即典

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疏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之法

彼注云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書堯典中夏云敬致亦義

和夏致日之事云以辨四時之敘者辨唐石經亦誤辯今據宋本嘉

靖本正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

此長短之極者據大司徒土中立八尺之表冬夏致日之景而言冬

夏至為日道南北發斂之極故表景亦長短之極也淮南子天文訓

云日冬至入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入尺之景脩徑尺五

寸漢書天文志云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

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

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

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

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案漢志夏至景長尺五寸冬至景長丈三尺皆有餘分蓋依劉向洪

範五行傳說與大司徒說夏至景文小異故鄭不據也賈疏云按易

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入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如度者歲美

人和晷不如度者歲惡人偽言政令為之不平注神讀如引言八引

者樹杙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

面於視日審矣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

注云晷進謂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

於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短者陽勝是以旱進尺二寸

則月食者月以十二為數以勢言之宜為月食退尺則日食者日之

數備於十晷進為盈晷退為縮冬至晷長丈三尺注云所立八尺之表景長丈三尺長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寸景以冬至景長丈三尺反之致夏惟尺五寸景也是以鄭注考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為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分為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按大司徒職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之後差之至冬至得丈三尺景案通卦驗說夏至晷景長一尺四寸八分與此小異賈謂通卦驗不言夏至晷景誤林喬蔭云周髀云凡為日月運行之圓周七衡而六間以當六月節六月為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曰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一內極一外極衡者橫也謂橫界之以定節氣而為日月出入所循之道即今時憲家所謂日行之黃道與赤道斜交月行之白道又與黃道斜交者也古未有黃赤道之名故止謂之衡極內衡者七衡中之第一衡夏至之日道也次二衡為大暑次三衡為處暑次四衡為秋分次五衡為霜降次六衡為小雪終於極外之第七衡為冬至由是復自第七衡回次六衡為大寒次五衡為雨水次四衡為春分次三衡為穀雨次二衡為小滿復至於極內之第一衡為夏至自極內至極外是為七衡又自極外還於極內是為六闕此一歲之日軌所歷也其第四衡在七衡之中即赤道去南極北極遠近相等故日出入於此為春秋分出以正卯入以正酉景居長短之中而晝夜所行地上之度與地下之度適均以其位正當天體之中也春分之日軌正當中衡此後漸離而北去極稍近則景稍短行地上之度漸多故晝漸長行地下之度漸少故夜漸短至於夏至而日最北去極最近地上之度極多地下之度極少是以夏至之景最短晝極短而晝極長歷二衡三衡復當中衡為秋分此後漸離而南去極漸遠則景稍長行地上之度漸少故晝

東謂之青道進入黃道西謂之白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謂之青道此皆不得其正故曰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若在黃道是其正亦如日然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帝占曰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平荅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外內又按天文志云春秋分日在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也若然通卦驗云春秋晷長七尺二寸四分者謂晷表有差移故不同也林喬蔭云夫日所行之黃道與赤道斜交而月所行之白道又與黃道斜交則月所行之道非即日所行之道明矣然一歲之中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同度並在中衡而月之白道與日之黃道正交者亦惟春秋二分與赤道同度而在中衡蓋日行黃道以赤道為中而月行白道則以黃道為中中衡者日之中亦月之中也然月循白道行其南之極在黃道南不踰六度其北之極在黃道北亦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正當黃道之處謂之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其初交自黃道外而入內其中交在對衝之所必自內而出外其初交自黃道內而出外其中交在對衝之所必自外而入內內即北外即南自外而入內月行之自南而北也謂之陽曆凡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年為十三交有奇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以春秋二分正當中衡為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即日二至所行之度春分之月上致於夏至之日道下致於冬至之日道則其望必在秋分之日道可知秋分之月上致於冬至之日道下致於夏至之日道則其望必在春分之日道可知以其黃道與赤道白道與黃道三者之度同也夫既所行之度參值則月之東出西

沒其位亦必居卯酉之正與日相等或出沒於卯酉之南是知其
 陽曆也或出沒於卯酉之北是知其陰曆也且既月與日之度參
 值則月之過午之度亦必與日之度同而或高於日過午之度是又
 其在陰曆也或卑於日過午之度是又其在陽曆也月行一月與日
 相會皆有陽曆陰曆故周髀云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內極一
 外極然其行陰陽曆也有時而過乎外衡內衡有時而不及乎外衡
 內衡唯此二分之月行陽曆者正當內衡之極行陰曆者正當外衡
 之極故致月必以春秋矣案林說略本梅文鼎而據周髀以釋此經
 之義尤為詳數梅氏又云凡冬夏至表景既有土圭之定度則月亦
 宜然而今測月景每有不齊則交道可知假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上
 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下弦於東井則是月所行者夏至日道
 也其午景宜與土圭等又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下弦於牽牛秋分日
 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則是月行冬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所
 度冬至長景等而徵之所測或等焉或不等焉其等於定度者必月
 交黃道之度也其短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北而為陰曆也其長
 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為陽曆也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
 曆也然則陰陽曆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敘曰日道之出入
 赤道也距遠至廿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廿四度故
 景之進退也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相去懸絕距止六度故
 景之進退也小陰曆陽曆之月景所差於日景者不過尺許而已假
 如月上下弦在東井而景更短於土圭其為夏至之陰曆更無可疑
 即使是陽曆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為夏至之黃道
 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為冬至之陽
 曆已成確據即使陽曆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
 無損其為冬至之日道也夫兩弦之月道既在二至之度則日躔必
 在二分而四敘不忒故舉兩弦立說亦足以明也云春秋冬夏氣皆

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者敘亦當作序此釋經以辨四時之敘謂二分二至之日晷景長短適與術應是四時之氣已至則時敘得其正不差忒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古志

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圓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虧盈眇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疏掌天星者此謂掌占恆星漢書天文志所謂中外官凡百七十

以日月五星十二舍躔次所直而察其變動之占賈疏云上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者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

吉凶之事注云古志古文識識記也者禮運注云志謂識古文段玉裁云此亦謂古文假借非謂志即識字也小史外史注志記也不言

古文識者互見後世志書字則皆假借案段說是也亦詳小史疏志者謂測其變動而記注之於策以推其吉凶所應也云星謂五星辰

日月所會者大宗伯注義同知此星辰與馮相氏異者二十八星十二辰無變動故也云五星有贏縮圓角者賈疏云按天文志云歲星

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贏退舍為縮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古人有言曰天下大平五星循度亡

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圓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

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角芒土

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

日色赤角芒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二日

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

周禮正義 五十一 六一中華書局聚

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窮強國取地大窮失國亡土也詒讓案五星贏縮者謂行度有進

退也圓角者謂光芒有侈斂也開元占經五星占篇引七曜云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一舍二舍三舍謂之贏退舍而下一舍

二舍三舍謂之縮又易萌氣樞云大進曰贏大退曰縮又引巫咸云光一尺以內為角歲星七寸以上謂之角史記天官書云五星色白

圓為喪早赤圓則中不平為兵青圓為憂水黑圓為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

云日有薄食暈珥者釋文暈作暈云本又作暈又作暈案暈俗字正字當從暈暈同聲段借字詳大卜及眊稊疏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

傳云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又史記天官書集解引孟康云日月無光曰薄又引京房易傳云日

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又引韋昭云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暈珥亦詳眊稊疏云月有虧盈眊側匿之變者賈疏云按尚書五

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眊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眊則侯王其舒案漢書五行志文與賈引洪範五行傳同惟

側匿作仄隱云劉向以為眊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隱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

不敢迫近君也顏注引孟康云眊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隱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云七者右行列舍者七者謂日月五星列

舍謂二十八宿即日月所會總為十二辰之次七政右轉皆循十二次以行鄭言此者明星日月皆有變動准辰無變動以七政所見為

變動也云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者廣雅釋言云遷移也謂禍福所降無定隨天象為遷移也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為晉星

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厥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疏所封封域皆有分星者占十二星土也此星謂二十八星與五星異辨漢書地理志敘引作辯字通乙巳占分野篇引馬融注云辨別也賈疏云此經論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九州之地據北斗而言所封封域據二十八星而說云以觀妖祥者眡履注云妖祥善惡之徵是也謂以分星之變動占其地之妖祥漢書五行志引劉歆說云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亦以星土占妖祥之事也注云星土星所主土也者乙巳占引馬注云星土者星所主

鄭引以為證乙巳占分野篇引馬注云傳曰參主晉商主大火也亦據左傳為說云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者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章注云鶉火周分野也先鄭引此諸文證星土即分星也所舉不備故後鄭復詳舉十二次所主之國也云玄謂大界則曰九州者賈疏云此解經九州之地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北龍門積石西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璇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梁山以東至羽山南至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雲澤九江衡山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距烏鼠梁山屬開星外方熊耳以東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案賈引文耀鉤說北斗主九州今本文多脫誤今並據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所引補正又史記天官書云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又云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胃婁徐州昂畢冀州觜鱸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漢天文志文亦同此別以二十八星分配諸州其云斗秉兼之者或即如文耀鉤所說矣云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者孔繼汾云國下衍中字大司徒土官疏引此注亦無中字案孔校是也謂九州中諸國之封域亦各有所當之星下十二次分星等則其略也云其書亡矣者謂古天官家言星土之書漢時已亡也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者史記曰者列傳說孝武帝時聚會占家有堪輿家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顏注引許慎云堪天道輿地道也又揚雄傳注引張晏云堪輿天地總名也占夢疏引鄭志亦有堪輿黃帝問天老之說是也其書蓋有漢時郡國所入度晉書

天文志州郡躔次下載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
張衡說於十二次中又詳著當州郡國所入度若角亢氏鄭兗州則
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之類蓋卽堪輿家之遺說
其所舉郡國並據漢制故鄭云非古數也云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
之分也者續漢書律曆志劉注引蔡氏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
所國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案鄭意十二次分星數與左
氏國語各書所說合蓋古數之僅存者故據以爲說但十二次所主
之國有趙秦鄭諸國亦非周初所有則仍非保章之故法十二次卽
星紀至析木是也云星紀吳越也者乙巳占分野篇引馬注亦云分
星自斗十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吳越之分野之類也爾雅釋天云星
紀斗牽牛也郭注云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乙
巳占分野篇云斗牛吳越之分野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於辰在丑
爲星紀星紀者言其統紀萬物十二月之位萬物之所終始故曰星
紀左昭三十二年傳越得歲服杜注並謂歲在星紀吳越分說與此
同以下十二次分野之說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天文志劉歆說春秋
日食分野荀悅漢紀越絕書軍氣篇呂氏春秋十二紀高注續漢律
曆志注引月令章句郡國志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乙巳占引石氏
星經費直周易分野未央分野晉天文志引陳卓等說開元占經並
略同惟費直未央蔡邕皇甫謐所分星次度數與李占互有異同今
不備校云玄枵齊也者爾雅釋天云玄枵虛也郭注云虛在正北北
方黑色枵之言耗亦虛意乙巳占云女虛齊之分野自女八度至危
十五度於辰在子爲玄枵也玄者黑也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
之時陽氣在下陰氣在上萬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虛故曰玄枵
左昭十年傳裨竈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杜注
云顛頊之虛謂玄枵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又晏子

春秋諫上篇云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晏子曰虛齊野也玄枵一名
 天龜國語周語云星在天龜韋注云天龜次名一曰玄枵也云歟訾
 衛也者讀漢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豕韋之次一名歟訾爾雅釋
 天云歟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郭注云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
 乙巳占云危室壁衛之分野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于辰在亥為歟
 訾歟訾者言數貌也十月之時陰氣始盛陽氣伏藏萬物失養育之
 氣故曰哀愁而數悲嫌于無陽左昭十七年傳梓慎曰衛顛頊之虛
 其星為大水杜注云衛星營室營室水也云降婁魯也者爾雅釋天
 云降婁奎婁也郭注云奎為溝瀆故名降乙巳占云奎婁魯之分野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於辰在戌為降婁降下也婁曲也陰生於午與
 陽俱行至八月陽遂下九月剝卦用事陽將剝盡陰在上萬物枯落
 捲縮而死故曰降婁左昭七年傳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去衛
 地如魯地於是而有災魯實受之杜注云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
 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云大
 梁趙也者爾雅釋天云大梁昴也乙巳占云胃昴趙之分野自胃七
 度至畢十一度於辰在酉為大梁梁強也八月之時白露始降萬物
 於是堅成而強大故曰大梁淮南天文訓云胃昴畢魏蓋所聞之異
 云實沈晉也者乙巳占云畢觜參晉魏之分野自畢十二度至井十
 五度於辰在申為實沈言七月之時萬物極盛陰氣沈重降實萬物
 故曰實沈國語晉語董因云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淮南天文訓云觜
 參趙越絕書軍氣云晉觜也趙參也亦所聞之異云鶉首秦也者
 乙巳占云井鬼秦之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於辰在未為鶉首
 南方七宿其形象鳥以井為冠以柳為口鶉鳥也首頭也故曰鶉首
 云鶉火周也者爾雅釋天云柳鶉火也郭注云鶉鳥名火屬南方乙
 巳占云柳七星張周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於辰在午為鶉
 火南方為火言五月之時陽氣始隆火星昏中在七星朱鳥之處故

曰鶉火國語伶州鳩說亦同云鶉尾楚也者乙巳占云翼軫楚之分
野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於辰在巳為鶉尾南方朱鳥七宿以軫
為尾故曰鶉尾左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神竈云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注云歲星棄星
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西南為朱
鳥為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云壽星鄭也者爾雅釋天云壽星
角亢也郭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乙巳占云角亢鄭之分
野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於辰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建於地
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暉天天故曰壽星云大火宋也者爾雅釋天
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郭注云大火心也在中-most明故時
候主焉乙巳占云氏房心宋之分野自氏五度至尾九度於辰在卯
為大火東方為木心星在卯火在木心故曰大火左襄二十八年傳
云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杜注云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
為宋鄭之星又昭十七年傳云梓慎曰宋大辰之虛也杜注云大辰
大火宋分野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于韋曰心
者宋之分野也云析木燕也者爾雅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
津也郭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乙巳占云尾箕燕之分野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於辰在寅為析木尾東方木宿之末斗北方
水宿之初次在其閒隔別水木故曰析木云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
星彗孛之氣為象者賈疏云按公羊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何休云孛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左氏申繻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孛一也時為宋衛陳鄭裁天文志彗長
丈二言用客星者彗非位奔竄而入他辰者也案賈說非也客星謂
非恆星而忽見者與彗孛不同開元占經客星占引黃帝占云客星
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温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
分野各在其所出之邦所宿守之以占吉凶又彗星占引文穎漢書

注云彗星占略同其形象小異彗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彗也彗見其芒長寒寒如掃彗又爾雅釋天云彗星為櫜槍郭注云亦謂之

彗言其形彗字似掃彗釋名釋天云彗星光梢似彗也彗星旁氣彗字然也晉書天文志云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彗然則通言之彗

與彗同析言之則彗字形狀小異故晏子春秋諫上篇謂彗甚於彗彗即彗也又云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擊星在旁客星彗字

即所謂變星擊星也鄭意分土妖祥之占並以變星等為論若黃帝占以客星分野所在占吉凶又晏子春秋外篇云彗星出其所向之

國君當之是也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

為陽右行於天大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疏以十有二歲之相者占歲星也古占五緯以歲

相視也謂其可相視而占者即前注云贏縮圓角及所行次舍是也注云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者詳馮相氏

疏云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大歲為陰左行於地者若史記天官書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

之類蓋歲星今年在丑則明年在子所謂右行也大歲今年在寅則明年在卯所謂左行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太陰在寅名曰攝提格其

雄為歲星合斗牽斗止開元占經歲星篇引許慎注云歲星在天為雄太陰在地為太陰歲星為陽故謂之雄太歲為陰故又曰太陰也

至爾雅釋天以太歲在甲曰闕逢等為歲陽則以十日對十二辰為陰陽又五行大義云大陰者太歲之陰神則即今陰陽家之歲后在

大歲後二神亦謂之大陰與歲星為陽大歲為陰並異云十二歲而小周者開元占經歲星占引石氏云歲星木之精也歲行一次十二

年一周天與太歲相應故曰歲星又引洪範五行傳云歲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于牛前五度順二十八宿右行十二歲而一周天又引河圖洛書云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漢書律曆志載三統曆云木金相乘為十二是為小周小周乘三策為二十八是為歲星數又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得大周然則鄭云十二歲小周者對一千七百二十八歲為大周也云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者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又云甘石厯五星法集解引徐廣云甘公名德魯人張氏正義引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案漢書藝文志云六國時楚有甘公史記張耳傳索隱引劉歆七略云字逢葛洪抱朴子辨問篇又作甘均古書所言互異未知孰是藝文志有甘德長柳占夢十一卷而歲星經不著錄惟天文志有甘氏經之說說文女部亦引甘氏星經說大白為上公歲星經殆即星經之歲星篇七錄天文星占亦其遺說也王引之云甘氏十二歲之占亦用隔次晨見之法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是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與所謂星日同次者迥異漢書天文志曰大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此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法也又曰大初曆在營室東壁此與日同次之法也鄭注舉星日同次之法以明大歲而乃證以隔次晨見之甘氏歲星經則不相符合矣案王說是也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者明經云十有二歲兼大歲歲星二者言之也賈疏云亦欲見推大歲之處云歲星所居亦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大歲所在亦是斗所建之辰下有大歲也云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者左昭三十二年傳夏吳伐越史

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注云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而反受其殃賈疏云按昭十三年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至昭三十二年正應在析木而越得歲者按彼服注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女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玄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為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吳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此鄭義與服小異大同也按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為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女日沒於戌歲星亦應沒由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

降豐荒之覆象

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

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凶水旱降豐凶之覆象者占雲氣也辨吉凶與觀妖祥義同賈疏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為荒凶也風雨降為豐吉也注云物色也者大人注同經云

五雲之物卽五雲之色也凡物各有形色故天之雲色地之土色牲
之毛色通謂之物云視日旁雲氣之色者史記天官書云王朔所候
決於日旁日旁雲氣入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漢書藝文志有漢日旁
氣行事占驗十三卷又功臣表引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占驗
鄭卽本王朔滑堪術也賈疏云以其視稷職十者皆視日旁雲氣之
色此云稷象故知所視五雲亦視日旁雲氣之色也云降下也者眡
稷注同云知水旱所下之國者賈疏云以其云降明據日旁雲氣則
知當十二辰之分野所下之國有豐荒也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
雲色者據左傳義先鄭亦訓物爲色與後鄭同云青爲蟲白爲喪赤
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者皆謂雲色所主賈疏謂蓋據陰陽書今案
先鄭此說疑據漢時望氣家言御覽谷徵部引三輔舊事云漢作靈
臺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黃氣爲疾病赤氣爲兵黑氣爲水也其赤
黑之占與先鄭說同惟云黃爲疾病則異又無青白二占疑御覽所
引文有脫誤也又易緯通卦驗說冬至候雲術云其雲青者饑赤者
旱黑者水白者爲兵黃者有土功亦與先鄭異云故春秋傳曰凡分
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者僖五年左傳云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
也杜注云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
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先鄭引之者證分至觀雲物之事
杜釋雲物爲氣色亦與二鄭義同御覽天部引服虔云雲五雲也物
風氣日月星辰也服亦據此經而釋物義與此經異云故曰凡此五
物以詔救政者先鄭以下文詔救政與左傳爲備義同故舉以互證
非謂五物卽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有二辰皆
五雲之物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有二辰皆
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

矣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者占風角也說文竹部云茶戾也从竹而公古文別入部云公分也从重入孝經

說云故上下有別刀部云別分解也案乖即不之隸變別公字同乖別即不和也惠士奇云天地之和者尸子所謂太平祥風也其風春

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時和為通正此之為景風亦曰永風反是為乖別賈疏云此一經欲見十二辰順律氣以知妖

祥之事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者賈疏云鄭知十二風是十二辰氣為風者師曠云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為風故知風即氣

也按考異郵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一變風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

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閭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按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十二月大寒小寒皆不云風至立春條風至雨

水猛風至二月驚蟄不見風至春分明庶風至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玄鳥來穀雨不見風立夏清明風至小滿不見風五月芒種不

見風夏至景風至小暑大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處暑不見風白露不見風秋分昌益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立冬不周風至小雪大

雪皆不見風如是無十二風何云十二月皆有風乎按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入節云十二月者

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

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雨水猛風與條風俱在正月則猛風非八卦之風亦可知之案淮南子天文訓說八風條風明庶風清

明風景風涼風閭闔風不周風廣莫風各主四十五日白虎通義八風篇說同史記律書云不周風居西北東壁居不周風東而東之

至於營室危十一月也律中應鍾其於十二子為亥廣莫風居北方東至於虛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於十二子為子東至於牽牛建

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其於十二子爲丑條風居東北南至於箕正月也律中泰族其於十二子爲寅南至於尾心房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其於十二子爲卯南至於氏亢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於十二子爲辰清明風居東南維而西之軫西至於翼四月也律中中呂其於十二子爲巳西至於七星張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景風居南方其於十二子爲午西至於孤狼涼風居西南維六月也律中林鍾其於十二子爲未北至於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其於十二子爲申北至於濁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其於十二子爲酉閏風居西方北至於胃婁奎九月也律中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按淮南書及史記所說八風名與緯同惟據淮南說則每風主四十五日通卦驗以廣莫風主冬至大寒小寒條風主立春雨水驚蟄以下並一風主三氣與淮南說正合其清明風自主立夏小滿芒種三氣若清明節之清明風與彼文同而實異賈疏誤據彼謂清明主三月復主四月又謂四維之風並主兩月非也至律書以八風分主十二月則與諸書又不同其法以不周風主十月廣莫風主十一月十二月條風主正月明庶風主二月三月清明風主四月五月景風於十二月爲午無主月涼風主六月七月八月閏風主九月不周風及條風閏風皆主一月廣莫風明庶風清明風皆主兩月涼風主三月景風無所主分配參互未詳其說呂氏春秋有始覽亦有八方之風而名復與諸書不同要之此經十二風即十二辰之風當應十二律其與八風異同之說抑可存而不論矣云吹其律以知和不者呂氏春秋音律篇云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此十二辰風即十二律之氣若大師注所云者故必吹十二律以聽風之和與乖別也云其道亡矣者漢時有風角之占以風來之時與方占吉凶而無吹律占風之法是其道亡也云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是時楚師多凍者左傳文及服注並詳大師疏云凡此五物者其命乖別審矣者謂其知南風不競即命乖別之事

以詔救政訪序事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為之備以詔王救凡此五物者五物猶云五事與上文五雲之物義異一天星二星土三十二

歲四五雲五十二風此五者即保章氏占驗之官法也云訪序事者

阮元云序當作敘案詳大史疏注訪謀也者爾雅釋詁文毛詩周頌訪落敘云嗣王謀於廟也國語楚語云教之令使訪物官章注云

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謀議義亦略同云見其象則當豫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者史記天官書云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

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教其次脩讓正下無之案此詔救政蓋兼脩德脩政脩教言之又管子四時

篇云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

二云謂事未至者預告王訪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使不失所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一